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務總署登記證書政字第二十號

國學叢刊 什分

贈閱

第十二册

# 目錄

明遣民閻爾梅行書詩幅	一
魏正元一年造鏡	二
論語集釋	一
書漢書儒林傳後	九
東漢多循吏論	一〇
唐府兵述	一一
唐贈潞州都督晁衡傳	一九
明弘光三宮詩	二八
前題再賦	二九
前題三賦	三〇
和樊山弘光三宮詩	三〇
前題再和	三一
天琴師取閻公明事雜詠注中語爲明季三氏各賦一詩索閻公和復以見屬謹依原韻賦呈併示	三一
閻公	三一
前題再和	三二
海天琴思錄	三三
雪山探險記卷二	四三
稻花香館雜記	五〇
鹿巖小記	六二
課藝選錄	六四
研究員作品選錄	八六

閻爾梅字用卿、號古古、又號白奪山人、江蘇沛縣人、明崇禎元年恩貢、三年舉京兆試、明亡隱居不出、有集六卷、此紙本行書春游虎丘詩秀雅可翫也。

明遺民閻爾梅行書詩幅

詩侶春游悵芳林  
 暮靄晴梅踈姘妝  
 頽眼鳥鳴避歌琴  
 孤塔疑錐立空臺  
 學鏡平莫依金谷  
 對還擬待詩成

早春游虎丘詩

不敬詞兄 爾梅

魏正元一年造鏡



銅質銀背、作人物之形、正元一年四字纖勁、正元魏高貴鄉公第二紀元也、不曰元年而曰一年者、以紀元用元字、恐重文易淆耳、古人文字之慎如此。

## 論語集釋卷二

爲政第二(續)

程樹德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考異)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論語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皇本作臨民之以莊則民敬、勸上有民字。七經考文曰上一民字恐誤。

(音讀)應劭風俗通義過譽卷歐陽歛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潘氏集箋漢魏人多以教字絕句。

按劉寶楠曰舉善而教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趁辭。

(考證)四書釋地三續韓文考異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於爲善也。宜補注曰以與也。四書辨證非但韓文可證也、大雅生民疏后稷是姜嫄首子、有同母弟妹以否。周頌絲衣疏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王制疏殷封夏后、但不知其名杞以否。月令疏其數不欠少以否。莊十五年疏夫人姜氏如齊、不知桓公有母以否。僖八年疏止言之不知與盟以否。孔說以與通用、固在韓前也。又而誰以易之、不大聲以色、論語集注中庸章句以俱訓與。又儀禮鄉射禮主人以賓揖、大射儀揖以耦左旋燕禮君日以我安、鄭氏以俱訓與。以與通用見之正經又如此。約旨謂勸即是勸於敬忠、未得以字解故耳。經傳釋詞以猶而也。劉氏正義此欲康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集解)孔子魯卿季孫肥、康諡。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

（集注）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別解一）經義述聞逸周書諡法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賈子道術篇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子愛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論語言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語意正與此同。淮南子修務訓云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皆可證。包咸謂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揆之上下文義皆爲不類、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

（別解二）黃氏後案孝慈則忠諸家說甚費解、式三謂孝當作季、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也。凡人有所仿效曰學、爲人所仿效曰教、其字皆从季。季有引導義、季慈則忠者、以身導之以恩養之、而民忠也。季篆作季、從爻諧聲。孝從老從子、二字迥不同、經史中二字互譌者多。禮表記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鄉飲酒義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保傅孝者權之。皆當作季。

（餘論）四書辨疑此過高之論、無己以及物之念。聖人之道、本所以維持天下國家事、皆在三綱五常之內、無非在我所當爲者。然亦以成物之實效爲期、天下國家遵之爲治、何嘗有不期而然者哉。况此章明是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之道、夫子一一指示如此、則未有一字意

不在民者。若從張說，則慎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亦皆在我所當爲、不當更言民德歸厚、民興於仁則民不偷也。此等議論專務高遠、迂誕無實、不惟誤己、而誤人敗事之患、蓋有不可勝言者。此近世學者之深蔽、不可不辨。四書通觀前章何爲則民服之問、可見哀公之弱。此章使民一事、可見季氏之強。夫子答之、蓋謂舉錯之權在上、而又不失其宜、如此何患乎弱。人心天理有以觸之、自然而應、何假使而後然哉、如此則何假乎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考異)皇本乎作于、漢石經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是亦爲政下有也字。白虎通德論華氏范氏兩後漢書孝傳引此文、俱有也字。釋文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

(音讀)九經古義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釋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同。案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晋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從而是正邪。經讀考異按近讀從孝乎絕句、惟孝連下友于兄弟爲句。據包咸注作孝于惟孝、漢石經亦作孝于惟孝。古乎于字同用、正與下友于兄弟屬詞相比。又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者也。太平御覽引亦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古讀皆從惟孝絕句。前漢書王莽傳皆曰安友于兄弟、明以友于爲句、亦非自惟孝連讀。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論語例作於字、引經而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爲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爲孔子語、以有于字於字顯爲區別也。論語稽求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降此而潘岳夏侯湛等明引論語、皆見於篇章之曉然者。閻若璩尚書古文辨僞此與禮記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

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論語古訓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叙、梁元帝劉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唐石經遂定作乎。後人并改包注、且有以書云孝乎爲句者、蓋因晚出書之謬、而易論語本文也。

按孝乎惟孝四字爲句、漢魏六朝相沿如是。程伊川經說曰、書云孝乎者、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讀孝乎爲句、始於伊川、朱子集注因之。論語詳解曰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亦沿襲程氏之謬者也。

(考證)包慎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鄧暉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玩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自衛反魯、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依白虎通說、則孔子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案包說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或人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曰行在孝經。王鳴盛尙書後案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見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並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於一本作孝乎、故



晋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字。至宋以書云孝乎爲句、此則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黃氏後案三國志魏武紀注於作于、合尙書體例。後漢書鄧曄傳於作之、義尤順。李注云隱遁好道、在家孝弟亦從政之義也。李以家政言、亦合經義。曹之升四書撫餘說孔子引詩辭不知出何篇、晋間晚出書竄入于君陳、皆以爲成王策命君陳語。王厚齋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考。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閻百詩曰案禮記疏引鄭康成作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音義亦據鄭注。明確至此、奈何因朱子未及、蔡傳所不言、概從抹煞。余又按君陳周公幼子、嗣爲周公、竹書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即君陳也。四書辨證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而說始於坊記注魯頌譜。(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林之奇曰(坊記義疏引)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氏云周公之子、蘇氏陳少南俱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見於誥誠之辭如是之審。况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何無懿親之語、若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按所謂書當是逸書。毛氏奇齡曰、凡諸書所引有孝乎者、必論語非君陳。如白虎通五經篇、晉書夏侯湛傳、潘岳閒居賦、陶潛孝傳、及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皆作孝乎惟孝。則皆引論語、非引君陳。袁宏後漢紀亦曾引此、然其文曰、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也。夫不曰克施、而曰施於、此論語文也、君陳安得而有之。集注蓋本伊川經說、宋儒不知古文尙書之僞、不足深責。惟觀諸書所引皆稱論語、其決非君陳篇

文無疑。作偽者不明句讀、可笑甚矣、讀者參照古文尙書疏證可也。

〔集解〕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於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耳。

〔唐以前古注〕春秋左傳定四年正義、引鄭注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書微子正義引鄭注、或之言有也。孝經三才章正義引鄭注、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皇疏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于孝也。此語與尙書微異、而義可一也。又引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爲政耳。行孝友則是爲政、復何者爲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於此也。

〔集注〕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廣推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餘論〕四書稗疏子奚不爲政、集注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云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恥爲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譏之。審然、則孝友爲借詞、而父兄祇爲口實矣。後世士大夫不合於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者、豈聖人而爲此哉。夫子言孝友、必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言之發、必於母兄尙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四十有餘、而定公中載孔子出仕以後、周流列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卒、故嫁子而孔子爲之主、則母兄之喪皆當在昭公之末、孝友之言、亦豈不言及而心愴乎。抑定公九年孔子爲魯司寇、明年相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後、爲孝友之定公乎。意此問答在昭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注所謂至理不外是者、誠爲臆論、勿容他爲之說也。論語

述何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於齊之年適齊、以定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趙佑溫故錄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魯自不能用子、子奚從得爲政、或本失問。觀其後季桓子召之、遂以相魯、猶是定公之年。彼執昭無正終定無正始爲不仕解者、徒迂而不切。任啓運四書約旨陳氏云定公五年以前不仕爲平子、五年以後不仕爲陽貨。余謂或人此問不知的係何時、則孔子不仕之意、不可臆度。但注明下定公初年四字、又下難以語或人五字、則舊說季孫意如廢昭公之子而立定公、定公於昭公爲不友、即爲不孝之說爲當。若陽虎則無難直言之、且於孝友二字全無着矣。或問定公十年孔子仕魯、又是爲何。曰此時意如已死、定公之罪只在不討賊、意如死則無可討矣。 莒長恤匏瓜錄昭公失國居於外者八年、卒死乾侯、越明年六月始得歸葬。季孫意如廢公衍公爲而立公子宋、是爲定公。公德意如之立已、而不討逐君之罪。方且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又立煬宮以自神其事。意如爲之、定公聽之、魯之人未有非之者也。且定公之於昭公、其分則君臣、其親則兄弟也。公於意如則君父之仇、又兄弟之仇也。有君不事、周有常刑。今也貪得國而忘大倫、賞私勞而廢公義、何以爲政。且前此叔孫不敢從政之請、子家子猶能逃之、况孔子乎。因或人之問而引君陳以告之曰、書云孝乎、又曰友于兄弟、蓋亦微示諷切之意、以曉魯人、非泛然而已也。曰然則夫子爲中都宰、爲大司寇、終事定公何也。曰斯時也、定公即位將十年矣、意如之死又五年矣、陽貨出奔、季斯悔禍、於此之時不出而圖吾君、是終於懟定公、而終無與人爲善之心也。故曰可以止而止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考異)新序節士篇引孔子曰大輿無輓小輿無軌、車並作輿。

(考證)凌煥古今車制圖考據許鄭說則輓非轅端橫木、即衡也。輓乃持衡者、不爲包咸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才、不爲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輓軌。轅所以引車、必施輓軌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軌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輓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輓軌疏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輓軌、貴以伸也。此則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鬲橫縛轅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墊焉即可無事、輓軌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轅端圍僅九寸餘、衡鬲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損當三四寸、加輓軌之橫穿鑿損又二三寸、轅端之恃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轅頸與衡鬲必振折矣。然則其制奈何。曰今之昇棺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爲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昇夫左右轉折。竊意衡鬲亦當如此。說文轅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轅木爲衡、別鑽孔縛之。說文又云鞞大車縛輓軛、軛柔革也。釋名鞞懸也、所以懸縛輓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轅端與橫木之中俱鑿圓孔相對、以輓直貫而縛之、是爲一束。橫木下左右縛輓、是爲衡三束。是說文之轅、統指衡之束轅束輓言之。衡輓既活、服馬即有轉折無傷轅端、車亦弗左右搖、輓人所謂和即安也。又云輓之用與轄同、轄爲鍵軌亦爲鍵。鍵從金、則輓軌當以金爲事、在金工、故車人不箸矣。

按凌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輓軌用金、與韓非子用木之說異。劉寶楠疑爲木質、用金裹之是也。此外考證輓軌之制者有盧文弨鐘山札記、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戴

東原集、阮元研經室集、宋翔鳳過庭錄、拜經日記、論語後錄及四書撫餘說等書、以無關宏旨、故不具錄。

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

(集解)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扼者也。小車四馬車、輓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

(唐以前古注)周禮考工記車人疏引鄭注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皇疏引鄭玄云、輓穿轅端著之、輓因轅端著之。又引江熙云彥升曰、車待輓輓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

按晉書袁喬字彥叔、七錄有袁喬論語注釋十卷、升疑叔字之訛也。

(集注)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餘論)朱子語類人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顧夢麟四書說約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信、若無真心實意、面目雖存、精神已斷。不必論到行之隔礙處方見不可、就當下無此實心、便如車之無輓輓、已失其所以行之之具矣。

(發明)反身錄千虛不博一實、言一有不實、後雖有誠實之言、亦無人信矣。

※

※

※

※

※

## 書漢書儒林傳後

陳瀚年

自遷史別立儒林傳、後世史家莫不宗之、吾謂惟班書之儒林傳、最得體要。夫班書之傳儒林

、專爲經學之師承而作、故其叙傳有云、曠曠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言易者始於田何、自丁寬而下列於傳者七人、其不立傳而姓名散見於傳中者近四十人。言書者本於伏生、自伏生而下列於傳者六人、散見傳中者三十餘人、而自孔安國而下通古文尙書十許人者不與焉。言詩者本於浮邱伯、自申公而下列於傳者七人、散見傳中者近五十人。傳禮者魯高堂生、列於傳者惟孟卿一人、散見傳中者近二十人。治春秋者首胡毋生、自胡毋生而下列於傳者五人、散見傳中者四十餘人、而自后蒼而下治左氏春秋十餘人者不與焉。夫散見傳中者、或位至通顯而有別傳、或無他事跡不足以立傳、要皆淹博貫通之士、師授源流所繫、不可以無傳而薄之也。若史記兒寬在儒林傳尙書類、董仲舒在儒林傳春秋類、而班書出二人於儒林改入列傳、因二人均以文字著、不專以經學名故也。或謂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然則學乃干祿之具耶。嗚呼、世運不古、吏治壞而循吏易於得名、學術衰而儒林易於炫博。豈選擇有寬嚴、亦時勢使然耳。班史之傳儒林、雖不無感慨於心、而古經之得存於灰燼後者、何非漢儒之力哉。

### 東漢多循吏論

陳瀚年

夫親民者莫如守、而與民最親者莫如令、此皆留心民瘼之主、所當加意焉者也。乃漢史之傳循吏、所紀守相甚悉、而令長則缺而不書、其故何哉。蓋天下至廣也、郡邑至廣也、郡守之賢否、且不能人人而察、而縣幾倍於郡、令幾倍於守、其廉其才、其貪其庸、豈能盡識哉。故漢制以六條問事、獨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職、委之於守、誠得上下相維之意。嘗觀前後

漢書所載循吏、西漢自文翁而下得六人、東漢自衛颯而下得十二人、兩漢之賢守令頗不乏人、而入循吏傳者止此、何其擇之嚴耶。然東漢之倍於西漢、得毋因西漢用意過嚴、而故從寬耶、非也。東漢實不止倍於西漢也、將人才特鍾於東漢歟。或謂西漢重儒、人皆致力經學、不講吏材、似矣、然亦時代使然耳。西漢之興、去三代文武之世、幾及千年、古馭吏之法已亡、而人往風微、又不足以感奮人。而東漢之興、去文景武宣不三百年、凡前代之所以訓吏者、昭然具在。而爲吏者又熟聞前代之法制、重以國家之精覈、人才有不日隆乎。光武即位、頗達情僞、觀納風謠、首拔寇恂、訪卓茂、以倡導衆吏。故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張堪第五倫宋均之徒、皆績用之章章者。在建武永平之間、吏事漸尙刻深、幸有朱浮鍾離意等、數上諫書、箴切峻政、規諷殷勤、未至重累中興之美。而自章和以後、賢吏善績、仍復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潁川四長、俱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感物行化、然此亦第舉其顯耳。列傳止錄十二人、則見遺者、殆有幸有不幸乎、而良吏究不以爲譽也、是在主上之振作者。

## 唐府兵述

### 建置述第一

唐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茲專就府名辨之。其在內者曰十率府、凡京之職事綜焉。其在外者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其餘皆曰州。其在緣邊鎮守及襟帶之地者、曰都督府、則大者領州十餘、小兼三四。唐時置府體制之崇、視州懸絕、惟折衝府之統兵則不然。唐書兵志言天下十道、置折衝府六百三十四。地理志言太宗十三年定簿、凡三百五十八。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凡郡府三百二十八。是折衝府數之多倍於州郡、則府小於州

＊

＊

＊

＊

＊

### 呂宮助

。其設官也、折衝果毅、外不隸於都督府、內不隸於十率府、而隸於十六衛、則府又屬於衛。在關內者二百六十有一、其餘散布各州縣、是折衝府之所寄不越於各道州郡之間。而新舊唐書地理志於關內及各州、亦疏於分配。惟兵志又言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職官志諸府注、謂天下守戍兵、不成軍曰牙府、有上中下。參而考之、則知州郡之有城有鎮有守捉者、皆置牙府之所在也。夫府兵雖散在諸道、而折衝果毅、並遙隸於諸衛。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州刺史係之於都督府都護府之後、不與內官同。內外之制判然、是刺史不得兼折衝之職。然新唐書又言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又攷李泌爲德宗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是刺史又有約束折衝之權。總之兵出於民、府寄於州。置州以紀其民、置府以紀其兵。論其形則府客而州主、稽其職則府武而州文、審其控制之方、則府無常而州有定。星羅碁布、所以強幹弱枝者以此、所以實內固邊者亦以此。

## 源流述第二

後儒論三代之制寓兵於農、唐人府兵、實寓農於兵。夫所謂寓兵於農者、盡天下之農而使知兵、不必實用爲兵、此舉兵民未分而言也。所謂寓農於兵者、不能盡天下之農而使知兵、乃不得不多置其兵、而又慮兵多足以害農也、於是以農寓之、此舉兵農既分而言也。何以知兵民未分以前、盡天下之農而使知兵、不必實用爲兵乎。嘗攷小司徒任民之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者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幾於無人不兵。而大司馬鄉遂制軍之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綜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



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各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多少之不齊如此。可知司徒之所任者、可任之虛數也、司馬之所發者、成軍之實額也。厥後管子治齊、作內政以寄軍令、郊內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其用之也、則用十之三。如周制六遂野鄙之政、則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自邑積至於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而得一兵。夫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者、虛數也、小司徒之可任者也。郊用十之三、鄙九家而得一者、實額也、司馬之成軍者也。夫既有成軍之實額、而又有可任之虛數、是先王制法、於合之中已隱寓分之義。後世因時制宜、簡成軍之實額而專爲兵、汰可任之虛數而專爲民。俾民出其食以供兵、兵出其力以衛民、蓋亦權之至當矣。雖然、兵之爲用在一時、其罷也或數年而不用、或數十年而不用、或百年而不用。以天下有用之民、而坐供天下無用之兵、恐民之力有未贍。而兵優游坐食、習爲固然、惰其四肢、驟有緩急、而亦無足恃。則又不得不於兵民既分而後、而謀有以合之。於是廣置兵籍、授以田畝、不惜盡蠲租庸。務使兵之子恆爲兵、童而習焉、長而游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出則爛止齊步伐之方、入則有妻子田廬之戀、故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此府兵之善、所爲因三代之制、而得其會通者歟。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爲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爲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爲兵。然則兵民分合之局、在管子固已並行不悖云。

### 得失述第三

府兵之權在天子、則爲強榦弱枝之謀。府兵之權在方鎮、則成尾大不掉之勢。至因方鎮之強而遂廢府兵之制、則方鎮之權弱、天子亦無以自衛其藩籬。蓋通觀於唐宋之間、而知設法以

揀弊、其得失未可以一概論也。府兵之壞、自張說請一切召募、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更其名曰彍騎。於是關內諸府之兵、折而入於彍騎矣。自劉仁軌鎮洮河以圖吐蕃、府兵始有久戍之役。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於是屯防久戍之兵、折而入於方鎮矣。自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而一切番衛征戍之籍、皆不上於諸衛。於是土著之兵、畋田安宅、食租衣稅、脫天子之籍、而爲武夫悍將之干城矣。故唐書兵志言唐外柄以授人、至困天下以養亂、以訖於亡。宋興、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藩鎮旣罷、而以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當時議者謂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當日知黃州王禹偁上言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紓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竝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事不果行、以至靖康之變。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始倉皇而立四道、則已緩不濟急矣。夫矯前事之失、不足以爲得、轉陷於失而不自知。惟善因前事、以自懲其失、斯彼之失而我之得也。善哉王應麟之言曰、州縣削弱、則戎狄之禍烈。顧炎武亦有言曰、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蓋實見夫明季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嗚呼、此豈爲一世而言哉。

## 維持述第四

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

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繼而更曰大都督。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其制專重於防邊。至折衝府之分布於諸道者、上以藩衛京師、下以屯防戍邊。故論其交相治也、則都督府之勢處於聚、折衝府之勢處於散。都督府之制爲之經、折衝府之制爲之緯。都督府之兵主守而不主走、折衝府之兵主走而不主守。顧併折衝於都督、則都督之權太強、而欲抑都督之強、莫如分其權於州郡。昔烏重允爲淮海節度使、上言謂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奸、焉能據一州爲崑哉。嗣後州兵應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繇是法度修立、各歸名分。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洲一道、獨稟名受代。自重允制置使然、此則維持之說也。夫欲邊防之重、固宜尊都督之權、尤宜培州郡之根本。唐之吐蕃、宋之契丹、其爲邊患也同、斯其所以籌邊防也亦同。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亦主府兵之議。謂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刺弓手爲保捷、其後揀放所存無幾。且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能無小擾、而終成長利、琦蓋得唐人之遺意者。乃至盡涅其手背、誠不免迂拘峻切、司馬光力言其不便者、非無謂也。及觀蘇軾知定州時、上言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議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鉏、佩劍而樵、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境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聚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增損其約束賞罰、以爲爪牙耳目之用。是琦所行之成效如此、而州郡領兵、其能實事求是、亦即見於此。

夫唐宋之有邊患、故所防在邊、明有外患、則所防在海、其致一也。當嘉靖用兵時、唐順之茅坤譚綸胡世寧諸名人、皆身在行間、目擊失事之端委、屢條防堵之機宜、莫不以州郡空虛爲患。然當時如崇明上海之沙民、寶山南匯象山鄞縣之亭民漁戶、淮海各場之私販、廣東東莞等處之各鳥槽船子弟兵、潮州之鄉夫、其氣勁悍、與溫處延邵之礦徒、義烏之民兵、咸僉諸名將用之、往往取勝。惜其專守一隅、未能推行盡利。如參以唐人之法、責各直省州郡以折衝之任。尤加意於沿海沿江要害、處處設防、何須遠調客軍、糜餉勞衆也哉。

## 虛實述第五

韓琦主府兵之說、而流爲義勇保捷之師。王安石亦主府兵之說、而流爲保甲團練之法。事若相類、而不知安石之所見者虛也、韓琦之所見者實也。何以言之。保甲固沿周官鄉遂之制、自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至於不達事情、不知通變、追呼咎責迫脅而爲之、遂致良法美意適足以厲民、則莫如宋之王安石。蓋昔賢論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則盜賊不待緝捕而自不致於萌。故舉行保甲、其長保甲之人、必擇民之樸直者爲之、而令其士之賢能者爲之督。一聽諸民之自爲經理、州縣不過董其成。斯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此皆平日弭患之良法、夫豈爲戰陣計哉。乃安石至欲罷一切募兵而專行保甲、初不過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肆以武事也。神宗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定其賞罰、於是團練之法起。元豐四年又詔五路義勇悉改爲保甲、而又置提舉司、多設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賈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中下之民、罄其所有、固已不待寇至、而四方多所流移、誠不解其何以紛擾若是。然即使推行無擾、而立意在驅之使戰、則民生

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有似嚴整、一旦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預料。故司馬光譏其如驅羣羊而戰豺狼、誠爲篤論、此以知安石之所見者虛也。至於義勇保捷、出於河朔、以彼土風悍勁、各鄉中不乏膽勇敢戰之人。當其入伍之時、即已三令五申之曰汝固兵也、當禦賊者也、當衛民者也。誥誡之不己、而又刺其背、雖不免失之迂、然自是河朔西路之弓箭社卒、能人自爲戰、敵甚畏之。此以知韓琦之所見者實也。蓋保甲團練民也、非兵也、三代以上寓兵於農之治也。義勇保捷兵也、非民也、三代以下寓農於兵之道也。明乎安石之所以爲虛韓琦之所以爲實、則養鄉兵爲得其要矣。

### 變通述第六

府兵之制、既悉其源流、考其建置、究其得失、識其維持、審其虛實、而後變通可得而議也。夫欲酌民戶以供兵、實邊郡以備敵、亦第如宋時之義勇壯丁團結諸兵而已。而必證以唐之府兵者、蓋變通之道、當觀其遠者大者。苟即此義勇壯丁團結之意推而廣之、斯期脗合於府兵也不難。惟據今之所議者參之、則不合有三。養兵之費出於上、與養兵之費供於下、其不能強合一也。典兵之職隸於內、與典兵之職寄於外、其不能強合二也。昔之意主於強幹而弱枝、今之意主於重邊而輕腹、其不能強合三也。三者既不能強合、而願附會牽合、似乎迂遠不達事情。然而歷代正兵、立制雖多所出入、然終不能越其範圍。至於斟酌損益、則當審時度勢、神而明之、無俟膠柱也。請先就職分內外者言之、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折衝果毅、遙隸諸衛、而州郡固有兼領之權。是名雖內屬、其實外也。今則軍卒弗出於民、州縣不得與聞、猝有警急、遠調客兵、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理財治軍、郡縣之權、而今皆不得

專之。故言興利、則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則兵權不在於郡縣。無事僅收錢糧爲奉職、一旦有事而責以守土、豈可得哉。欲振其弊、非仿唐制不爲功。若謂府兵之意強榦弱枝、則又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折衝府之置於關內者二百六十有三、其分布於各道者僅居其大半、原其始非不爲強榦之謀。自洮河戍、而長征久戍之卒去而不返、魚書停、而更番宿衛之籍、不隸於諸衛。於是方鎮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於天下。故唐之所以不亡於吐蕃回紇者、以府兵資之方鎮、內地實而外侮不能侵。顧氏炎武亦謂唐之弱、方鎮弱之、其弱之久而不亡者、未始非方鎮有以維持之也。至於養兵之費出於上、與養兵之費出於下、此固無庸強合。然今日令民養兵、將天下之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者、總總然以擾民相詬病、則正不可以不辨。天下之患莫患於貧富不均、豪強得以兼併、商賈得以居贏、貨殖充盈、藏錙百萬。於是廣置田宅、規占膏腴、一鄉之中、盡其私產。細民仰給、無可營生。其柔懦者迫於饑寒、或游食四方、其壯狡者勾結徒黨、肆橫鄉村。此輩強悍性成、若能賞其前非、收入行伍、加以訓練、馭以恩威。使之陷陣衝鋒、必能得其死力。是則向之爲地方害者、轉而爲地方之衛。殷實之家、平日苦其擾累、所去不知幾何。與其千金之貲、拱手拋於暮夜、不若量力供給、永無眩篋之虞。所出甚微、而所全甚大、其計不亦得乎。且此輩非由外來、皆地方之貧民耳。今以地方之財、養地方之民、除地方之害。酌盈劑虛、亦謀生計者所宜籌及。但使財不出境、不經官、不入吏胥之手。取之於民者仍與之於民、亦安在其擾也。况有大便於民者乎。夫古今無持久不敝之兵、及其鋒而用之、其正也可使之越水火甘鼎鑊、爲良將爲烈士、不正則爲寇爲匪、若安坐而無所事、則怯懦勝於平民。觀於唐之始有天下、府兵之強如彼。及其不能用也、折而入於曠騎、而曠騎盛。折而入於方鎮、而方鎮又盛。人猶是人、而強弱異勢、功業相反者、道在有以作其氣耳。至老弱疲憊之株守於府兵而

不變者、則蒸慰手足以避其役。此白居易樂府所以有新豐折臂之謠、杜甫亦有石壕吏捉人之歎。善言兵者、不主規復而主更張、殆有見於此乎。

### 唐贈潞州大都督晁衡傳

梁繩禕

晁衡生長扶桑、負笈中華。受玄宗皇帝特達之知、歷仕三朝、入備侍從、出總師旅。文采風義、照耀一時。乃新舊唐書僅於日本傳中、略涉其事、日人以其韶齡去國、白首無歸、往昔亦罕言及。德川以來、如源光國大日本史、伊地知季安漢學紀源、林道春阿部仲麻呂傳、始稍有記述。(註一)然按其內容、與華籍往往互相抵牾。稽之年月、輒復支離舛誤、不可究詰。比見長野勳氏阿部仲麻呂與其時代一書、(註二)及杉本直治郎安南與朝衡一文、(註三)博搜史料、參伍考訂、用力甚勤、而杉本氏之創獲尤多。惟其文枝葉扶疏、至十數萬言、刊布歷四年之久、卒讀爲難。今撮其精要、參以鄙見、爲晁衡傳云。

### (一)

晁衡者、日本阿部朝臣仲麻呂、華名或稱仲滿。滿殆麻呂之約音、晁或作朝、或作龔、均朝臣之省、從華風也。衡生於日文武帝二年、(西元六九八、唐中宗嗣聖十五年、)中務大輔(正五位)船守子也、性聰敏、好讀書。靈龜二年(七一六)選爲遣唐留學生、時年十九。(註四)賜緇四十疋、綿百屯、布八十端爲學費。(註五)明年(七一七)三月、隨遣唐押使多治比縣守、大使大伴山守、並副使判官等、發自難波。一行五百五十七人、乘舡四艘。其以留學生西來、顯名於後世者、則吉備眞備、大和長岡、玄昉及晁衡也。此行爲日本遣唐使之第九次、時海行艱苦、遇險爲常、而此次使人、略無闕亡。當唐玄宗開元五年、國勢鼎盛、四夷賓服

、九州四海之俊彥、伊蘭印度之文化、無不朝宗長安。(註六)衡入京師、學於太學、(註七)與公卿貴游子弟、比席受業。(註八)資用乏、輒由唐資給之。(註九)既卒業、爲司經局校書、(正九品下)、屬太子左春坊、掌校理刊正經史子集四庫之書。(註十)與儲光義交、光義有洛中貽朝校書衡詩云。(註十一)

萬國朝天中、東隅道最長。朝生美無度、高駕仕春坊。出入蓬山裏、逍遙伊水傍。伯鸞游太學、中夜一相望。落日懸高殿、秋風入洞房。屢言相去遠、不覺生朝光。

仕春坊、謂從太子瑛於東宮。(註十二)蓬山、謂春坊之書室。(註十三)衡時名位雖卑、然以異域學生得之、已爲難能矣。尋授左拾遺、(從八品上)、十九年(七三二)京兆尹崔日知薦之、下詔褒賞、超拜左補闕。(從七品上)、(註十四)左補闕屬門下省、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情而薦言之。(註十五)拾遺補闕、自開元以來、尤爲清選。(註十六)二十二年(七三四)冬、日本遣唐使多治比廣成將歸、吉備眞備、大和長岡、玄昉等皆從行。衡留唐已十七年、亦以親老請歸。趙麟有送晁補闕歸日本國詩云、(註十七)

西掖承休澣、東隅返故林。來稱鄒子學、歸是越人吟。馬上秋郊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懷魏闕、萬里獨搖心。

然玄宗終不許、衡感愴而賦詩云、「慕義名空在、輸忠孝不全。報恩無有日、歸國定何年。」(註十八)蓋當時交通艱阻、日本使舶率二十年始一至。衡雖慕華仕宦、然見學侶之東歸、不無思親羈旅之情也。吉備等第一二舶皆安抵日本、大使廣成之舶則漂流至崑崙國、同行百十五人、或被殺、或死於瘴。廣成得免歸唐、衡以奏聞、賜船糧由渤海歸日。(註十九)



時爲儀王友、(從五品下)、職陪侍遊居、規諷道義。儀王、玄宗第十二子也。(註二十)尋進衛尉少卿、(從四品上)、天寶十二載(七五三)爲秘書監(從三品)、兼衛尉卿。(從三品)、秘書監掌邦國經籍、圖書著作、太史二局隸之。衛尉卿掌邦國器械、總武庫、武器、守宮三署官屬。(註二十一)是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眞備等、復至長安、衡奉命導觀府庫及三教殿。元且諸國使節朝賀於蓬萊宮含元殿、日本列東畔第一、與西畔之吐蕃爲領班。玄宗召見清河、禮遇甚隆、大使以下、叙官有差、均衡爲之左右。(註二十二)清河之歸也、衡請返國、玄宗因命爲使。乃賦詩曰、(註二十三)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駢駝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時衡留唐已三十六年、年五十六矣。王維包佶等皆贈以詩。

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并序(註二十四)

(上略)海東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晁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晝錦還鄉。莊舄旣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裹足東轅。篋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尊、致分器於異姓之國。瑯琊台上、回望龍門。碣石館前、隻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回。鷁首乘雲、則八風

却走。扶桑若齊、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虜之氣成雲。森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噫、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愈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包佶詩題「送日本國聘賀使晁臣卿東歸」、有一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真、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之語。(註二十五)

衡發長安、南過揚州。十月十五日偕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備眞備等、訪名僧鑑眞於延光寺、邀約東渡。四船同發蘇州、順流而東、時天寶十二載十一月十五日也。(註二十六) 衡與大使藤原清河共乘第一船、比出江口、衡望月悵然、詠和歌曰、(註二十七)

望盡蒼穹是我家。

三笠山頭月正華。

天の原ふりさけ見れば春日をる。

三笠の山に出こし月かも。

世所傳絕調三笠山歌也。三笠山、在奈良高圓嫩草二山之間、殆衡少時遊息地。十二月六日、舟泊阿兒奈波、(琉球) 衡舟與他舟相失、漂至安南隴州沿岸。(今安南河靜省 Province de Ha Tinh 德壽府) 時羣盜蜂起、而夷獠放橫、劫殺衆類。同舟遇害者百七十餘人、僅遺十餘人、唐人皆以爲衡遇難死矣。李白作詩哭之曰、(註二十九)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時天寶十三載(七五四)秋也。(註三十)白少衡一歲、官翰林待詔時、衡方爲儀王友、均名重長安。白之友王屋山人魏萬、亦與衡善。嘗着日本裘、昂藏自喜、即以衡所贈布爲之。(註三十二)

(三二)

衡與藤原清河輾轉跋涉、天寶十四載六月、復至長安朝見。十一月、安祿山反、華北鼎沸、玄宗幸蜀、衡或亦西走避難。至德二年(七五七)復京師、十二月、上皇還幸、衡亦歸長安。(註三十二)上元中、(七六〇—七六一)肅宗任爲左散騎常侍、(從三品)、掌侍奉規諷、備顧問應對。尋擢鎮南都護、(正三品)、治交州、掌撫慰諸番、輯寧外寇、覘候姦譎、征討攜離。(註三十三)時清河亦以衡薦、仕於唐、改名河清、娶妻生子、日本遣高玄度入唐迎之。上元二年、(七六〇)歸自長安、衡與河清均未行、(註三十四)殆已絕意東返矣。然衡嘗作書憑新羅宿衛王子金隱居寄鄉親、新羅使金初王持其書至日。(註三十五)代宗永泰二年、(七六六)、兼鎮南節度使。五月、安南生蠻大首領林靛符部落、新置德化州、管戶一萬六百、潘歸國部落新置龍武州、管戶一千五百、詔衡宣恩勞徠之。(註三十六)龍武州一帶皆蠻蠻、即今之瀾羅。大曆初、歸長安、五年(七七〇)正月薨、年七十三、贈潞州大都督。(從二品)、(註三十七)日本寶龜十年(七七九)、唐使孫興進及河清女喜娘至日、衡凶問達。五月勅曰、「前學生阿部朝臣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單乏、葬祭有關、其賜東絁百匹、白綿三百屯」、蓋以恤其家族。(註三十八)承和三年、(唐文宗開成元年西元八八六)因命遣唐使、贈正二位、詔曰、(註三十九)故留學問贈從二品安部朝臣仲滿、身涉鯨波、業成麟角。詞峯聳峻、學海揚瀾。顯位斯昇、英聲已播。如何不憇、莫遂言歸。唯有揆天之章、長傳擲地之響。追賁幽壤、旣隆於前命。重叙崇班、俾給於命詔。

衡以學生、終老異國、而賜賻贈位、至極優崇。亦異數也。大曆十三年、(七七八)、河清亦

卒於唐。

(四)

與衡同時入唐之留學生、如玄昉謁濮陽之智周法師、究法相之蘊奧、齋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及佛像等歸國。爲日本法相宗第四傳祖師、寵眷甚至。(註四十)吉備眞備在唐研覃經史、該涉衆藝。齋唐禮大衍曆樂書兵器歸、大資日本文運之進步。曾修釋奠之儀、授漢書於東宮、官至大納言、年八十餘而卒。(註四十一)今日通行之片假名、相傳亦出其手。大和長岡精刑名之學、歸國後、當時言法令者皆就正焉。藤原不比等重修律令、長岡刪定二千四條、年八十餘、猶奉朝請、蒙恩眷。(註四十二)以在日本有形之貢獻言、衡皆不及。故安積覺大日本史論贊、首攻其蔑祖二本、(註四十三)而藤田彪近藤芳樹等亦多指議。(註四十四)日本國學者山崎闇齋之門人谷重遠於俗說贅辨中、至斥爲本朝罪人、害國體失大義。爲李白王維友、而爲顏魯公杜少陵所不取、(註四十五)可謂深文周納矣。林道春獨以爲不辱君命、信爲大儒炯眼。(註四十六)最近杉本直治郎氏、始闡明其協和國際、爲日本之永久駐唐使節、以利文化之移植、其勤勞不可沒焉。(註四十七)若以中國言之、則如衡之懷恩慕義、敷歷內外、受知三朝、懋著勳勞。丁安史之亂、而綏靖南服、忠純無二。在有唐歸化俊彥中、不僅以文學稱焉。蓋衡當日所呼吸者、爲世界文化之精英。其所致力者、爲東亞之福祉。(註四十八)此所以沐兩國之恩榮、而非規規小儒所與知也。當時以太白摩詰之才華、皆淪落不偶。摩詰因陷賊之故、幾論大辟。而詩聖杜甫、間關從王、僅授拾遺。以知衡之遭遇爲獨隆、而其內結主知者、當自有在云。

附註

註一 大日本史卷一百十六列傳第四十三、漢學紀源卷一仲滿第十三、羅山先生文集卷三

十七。

註二 「阿部仲麻呂及其時代」、昭和八年東京建設社版。

註三 連載廣島史學研究會出版之史學研究第三卷至第七卷、凡十二續、歷時四年。

註四 據大日本史阿部麻呂傳、及杉本直治郎氏考訂。

註五 據延熹式卷三十。

註六 木宮泰彥著中日交通史第六章。

註七 王維詩「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儲光義詩「伯鸞遊太學」。

註八 唐六典卷二十一、「太學爲文武官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所入之學」。

註九 淡海真人唐大和尚東征傳、唐對留學僧每年賜絹二五疋、四季給時服、留學生當同

然。

註十 據杉本氏考訂、并舊唐書職官志。

註十一 全唐詩卷五儲光義集。

註十二 大日本史以爲侍肅宗於東宮、然時代不合、從杉本氏說訂爲廢太子瑛。

註十三 後漢書卷五十三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唐章懷太子註云

、言京觀經藉多也。蓬萊海中仙山、爲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

註十四 古今和歌集目錄引國史。

註十五 唐六典卷八。

註十六 杜佑通典卷二十一。

註十七 文苑英華、又見全唐詩卷五。

註十八 古今和歌集引國史。

註十九 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第六章。

註二十 唐六典卷二十九、舊唐書卷一百七。

註二十一 據王維詩、唐六典卷十六、又舊唐書職官志。

註二十二 舊唐書東夷傳、日本高僧傳要文抄引延曆僧錄、續日本書紀天平勝寶六年正月丙寅條。

註二十三 文苑英華卷二百九十六、明高棅唐詩品彙列盛唐詩翼中、朝衡或誤作胡。

註二十四 王詩乃膾炙人口之作、見文苑英華卷二百六十八、王右丞集卷二十、唐詩紀事卷十六、唐詩品彙卷十四、全唐詩卷五。

註二十五 文苑英華二百九十六、全唐詩卷七。

註二十六 唐大和尚東征傳。

註二十七 古今集、土佐日記、均以作歌地爲明州、今據杉本氏說訂之。

註二十八 唐大和尚東征傳、古今和歌集目錄引國史。

註二十九 分類補注李太白集卷二十五、全唐詩卷六。

註三十 據杉本氏說。

註三十一 李太白集卷十六、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詩。

註三十二 據杉本氏所考訂。

註三十三 新舊唐書東夷傳、唐六典卷八卷三十。

註三十四 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第六章、按王維詩序全篇見維集。

註三十五 大日本史卷一百十六引續日本紀。

註三十六 册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七臣部降附條、以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南宋版、故內藤虎次郎

所藏明寫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寫本互校、通行明崇禎壬午刊本、及與此同一系統之清康熙壬子五綉堂刊本、嘉慶甲戌重刊本、朝衡均誤作周衡。又參見安南志略。

註三十七 大日本史卷一百十六、年齡據杉本氏考訂。

註三十八 見續日本紀、杉本直治郎氏以爲賜賻、殆託唐使孫興進攜往中國者。因想像衡在唐雖六十五未娶。(王維詩序、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時天寶十二載、衡已六十五、)而其後或有妾媵之子、然其事毫無旁證。且葬祭有闕云云、當非指唐之贈潞州大都督、而爲恤衡之日本家屬也。

註三十九 大日本史卷一百十六引續日本紀。

註四十 據元亨釋書卷十六、續日本紀。

註四十一 大日本史卷一百二十三。

註四十二 大日本史、日本儒林傳。

註四十三 安積覺奉德川綱條命、於享保元年至四年(一七一六—一七一九)撰成。今通行大日本史刊本文化六年(一八〇九)削除、延享三年(一七四六)田邊晉齋自大日本史中輯爲大日本史贊藪行世。

註四十四 見東湖歌話、(東湖全集收之)近藤芳樹寄居歌談卷一。

註四十五 俗說贅辨。(續國民文庫正編卷下收之)

註四十六 羅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阿部仲麻呂傳、道春爲德川家康所尊信、江戸時代儒者之祖師。

註四十七 一阿部仲麻呂に對する評論、見史學研究第九卷第二號、(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出

註四十八

版）杉本氏現任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教授。

唐代文明、乃與世界民族協合共建者。波斯印度中央亞細亞諸國、以及日本新羅百濟高句麗等國人、入仕長安者指不勝屈。李德裕曾選外國人入仕中國功績顯著者三十人、為異域歸忠傳。書雖不傳、而序存於會昌一品集。晁衡之仕唐、實原於此種環境與空氣。

明弘光三宮詩

并序

樊增祥

曩讀吳梅村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云、中山有女嬌無雙、謂聘徐氏為后也、又云、依稀記得郗與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俱未識君王、官府鈔名被驅遣。詩注謂南京既下、三宮皆入清營、以一鞭驅之北去、而不言所終。近閱闇公所作明事雜詠、謂徐氏經錢牧翁作合、歸洪文襄、見邃懷堂文集。阮氏即大鍼侄女、牧翁得之以獻王、王以與孔有德、見有學集。惟郗氏失攷。闇公謂福王在藩邸時、先有嫡妃黃氏、早卒、及即位南都、封妃父以信圭、而使其子黃某襲爵。迨馬士英挾福王入浙、主山陰祁彪佳家、以其女妻之、疑此女即三宮之一。闇公謂嘗見國初張有謨一瓢集載此事。又攷鄧漢儀記、彪佳三婿、無姓黃者。必因此女曾經御選、繼有改適、故其家譜諱之。顧郗女最賢、黃某被徵北上、祁戒其夫勿仕、黃入都、授職、力辭、並請遷弘光柩、葬於洛陽、是則郗女過徐阮遠矣。秋宵無俚、為三氏各賦一詩、索闇公和。

徐氏

艷如花蕊想容光、（前蜀花蕊夫人亦徐氏。）系出中山異姓王。將相兩朝郎罷貴、明清一老寒修忙。（錢有兩朝領袖之諺。）女戎早召傾城婢、男色今思療妬方。（太宗獲承疇、必欲



降之、至爲屈膝、洪閉目不視亦不言、如是者累日。或言洪戀一小且、乃以鉅金自北京鈎至瀋陽、洪聞伶至、乃開目笑語、自是遂背明降清矣。城北掌珠多得婿、始於永樂廢文襄。

阮氏

春燈燕子說家聲、滿漢鴛鴦續訂盟。兩貴妃原空注籍、(兼謂阮氏)二和尚已別鍾情。依稀邢女偕三桂、簡擇孫郎嫁四貞。圓海仙霞如不死、平南門下任縱橫。

阮氏

山陰好女婿皇親、絳纒曾封幸未嬪。遂使舊姻作新特、可憐才子是佳人。(阮氏男子皆美人、女子皆才子。)越中薇蕨存嘉耦、洛下蓬蒿葬故君。當日三宮兩花誥、蘭亭獨出女遺民。

前題再賦

樊增祥

徐氏

得夫畢竟恨非夫、忠孝雙虧此老奴。韞積不污全體玉、弛禪枉驗納臍珠。威姑杖擬青君代、貴婿魂銷紫稼無。倘憶故人山下語、媒婆慚見柳蘼蕪。

阮氏

親王不受降王受、殿下花陰護曉寒。亦有額光同玉璫、(豫王得三秀、愛其額光煜煜。)欲添髮彩少珠冠。(柳氏歸錢、大鍼以珠冠爲贈、阮女奮贈、定無此物。)白門楊柳興亡易、畫扇桃花比並難。定國兵來作降虜、玉容可許桂王看。

阮氏

稗野傳聞每異詞、弘光阮后語無稽。(明人小說謂弘光册阮彪佳女爲后。)臣門忠孝雙婚恥、母訓幽嫺四德齊。不礙玉簫偕鳳侶、也甘椎髻學鴻妻。青門蕭史應同傳、莫漫鸞封艷紫

泥。

前題三賦

樊增祥

徐氏

福王無福偶賢妃、(借用徐賢妃)枉自長秋備翟輦。亡國破家龍已逝、非君即相鳳雙飛。西奔月姊團圓晚、內熱冰人失意歸。(牧翁爲洪孔作蹇修、皆熱中之故、而卒無所得。)北望鴛鴦風起處、玉京清淚灑琴徽。

阮氏

放誕家風想玉容、襖襠坊巷憶蓮蹤。姪娥入選宮砂印、司馬觀兵雉尾從。(大鍼江上閱兵、柳如是金冠雉尾以從、意其女公子、亦必在列。)箋燕歌詞人似燕、從龍降將女乘龍。平南携手蒼梧去、眉嫵眞成獨秀峰。

郝氏

商夫人即魏夫人、四朶仙花掌上珍。最小偏憐林下女、數夫偃蹇洛陽春。(塔黃居洛陽)諸昆並是封胡末、(謂班孫兄弟)三姊都非韓虢秦。玉貌彙堪與偕隱、料知天壤不含顰。

和樊山弘光三宮詩

冒廣生

大功坊底女兒身、許嫁降王又貳臣。奪得鄂君新翠被、銜來王母舊紅巾。葭莖不庇諸郎杖、(徐青君亦中山王裔、國變後代人受杖。)松杏休談過去因。自是門楣東海壯、滄桑一品兩夫人。(顧橫波本姓徐、受一品封。)

右徐氏

王氣朝來黯石城、詠懷堂裏歇歌聲。(余藏有阮大鍼詠懷堂集)零丁癡叔仙霞淚、生死良媒拂水情。見妬豈關劉碧玉、(三秀所歸爲貝子博洛、余嘗見玉牒、豫王妃、無劉佳氏也。)

主謳猶剩米嘉榮。(大誠死仙霞嶺後、伶工星散、其教師爲余家主謳、見先巢民徵君往昔行跋。)阿侯十五卿休羨、不櫛堂堂有四貞。(孔有德無子。)

### 右阮氏

卜客湘君各擅詩、(毛大可越郡詩選、凡例云、卜客湘君樂諸兄之同硯、卜客名德璞、湘君名德澹、皆祁彪佳之女也。)四娘遠嫁怨花枝。(樊老有三姊都非韓毓秦句、則適黃氏之祁、應行四矣、故借用杜詩。)故園瓜蔓株連日、(梅里祁氏以魏耕之獄株連。)難弟麝菇寄到時。(祁班孫謂天下麝菇以寧古塔爲第一、寧古塔之麝菇、以其妾所居之產爲第一。)大好伽藍尋白馬、(黃居洛陽。)長貧夫塔傲金龜。渡河倘過宜溝驛、一訪揚州葉子眉。(婦人集載宜溝客舍有廣陵葉子眉題壁、問知爲弘光西宮。)

### 右祁氏

### 前題再和

### 冒廣生

帝座無人奏客星、天孫良夜降雲駟。三郎未浴文鴛被、雙眼初看孔雀翎。(洪承疇被擒、初絕食、後於無人時、以手撫弄大青章服、未幾降。)男妾近前皆面首、威姑息怒爲娉婷。(承疇曾受其母夫人杖。)君家松漠多遺事、試說興亡擁髻聽。

### 右徐氏

春燈燕子助新聲、此豸端宜號玉英。(馬士英畫、後人改爲馮玉英。)嫁與名王亦巢刺、(攝政王奪肅王妃、見東華錄、然則阮氏之不歸豫王幸也。)勝來胡婢勝康成。(用阮遙集母胡婢事)兩朝領袖冰人醉、十斛珍珠瘴嶺行。一樣待年嬌女罷、昭陵宿衛怨他生。(吳梅村詩、聘就蛾眉未入宮、待年長罷主恩空、爲孔四貞作也。)

### 右阮氏

男是高僧（祁班孫自寧古塔逃歸爲僧、世所稱咒林明大師是也。）女逸民、闔門眷屬總逃秦。外家雪恥商周祚、座客催妝屈大均。（梅市祁氏、當時複壁大隧、頗招集流亡、江浙之士多歸之、粵人則屈翁山也。）祇有萬山能卻聘、（願夫子入萬山中、祁氏勸其夫黃調鼎語也。）最難兩小不生嗔。（調鼎自山陰祁氏家、奉弘光妃鄒氏、同之洛陽。）茂陵遺稿無從覓、輸與南天釋性因。（性因有上定南王書、請葬瞿式耜。調鼎請葬弘光之書、惜世不傳。）

右祁氏

天琴師取閻公明事雜詠注中語爲明季三氏各賦一詩索閻公和復以見屬謹依原韻賦呈并示閻公

周貞亮

素面寧同半面嬈、赧皇不堵堦文襄。入宮早誤蛾眉選、過市誰拖雉尾妝。（用河東君事）一鞭馬鞭成繫屬、兩朝鴛牒費平章。不知行帳千金聘、可似紅氍燭滿堂。（用文襄歲暮於京館行香、贈同鄉人各元寶一錠事。）

右徐氏

委佗捧出定南營、誰識城傾國亦傾。婚事豈關朝貴事、知兵原挾美人兵。（大鍼以知兵薦起爲兵部侍郎。）未容朱邸儕三秀、好向紅閨字四貞。不及孝廉稱寵叔、（用圓圓語三桂迎老孝廉爲叔父事。）春燈一曲枉傳名。

右阮氏

蟬聯瓜葛締緣新、拾得佳人本舊姻。漫笑寄猥作嬌客、可能野鴛證皇親。（當時有童氏自稱王妃一案或疑係王外婦、惜無以原娶於黃證之者。）朝恩恥拜陽山粟、墓祭容攀洛水蘋。底事一門三堵水、未聞江夏結朱陳。

右祁氏

前題再和作

周貞亮

詔揀花枝蕊未殘，移栽節府買新歡。入厨定喜姑投杖，見廟休疑帝設壇。（皇后婚禮廟見、魏書禮志作見廟、莊烈帝聞承疇殉節、爲賜祭九壇。）匣有金藏懸肘印、（經略金印）座無珠贈上頭冠。（用河東君事）絕憐月老牽絲慣、紅豆拈來興已闌。

右徐氏

同姓何如異姓王，一門兩塔任平章。宮中貴女攜紋襖，（孔有德敗歿、四貞方四歲、詔養於宮中。文襟字周文璞詩作紋襖。）巷裏嬌娥產袴襠。（二字見北齊書陸法和傳、桃花扇傳奇本之。）恐有三軍生內懼、休將七出說家常。量珠枉道冰人好、桂海星沈剩早孀。

右阮氏

早聞恩勅賁鸞輿，卻向侯家挽鹿車。下殿怕談天子走，（弘光先奔浙江）對門常伴女兒居。（用王摩詰洛陽女兒行語）新人共載辭金馬，故主收場泣玉魚。等列三宮稱四美，（据閻公語）父傳忠節母傳書。

右祁氏

### 海天琴思錄卷三

竹莊詩話二十四卷、遍蒐古今詩評雜錄、列其說於前、而以全首附於後、爲詩話之佳品也。

竹莊居士不知何代人。

同里吳蓬山茂才、名文海、余嫂氏之兄也。能詩古文、好默記史事、與余友善。生平好輯前人成語、一夕連床夜話、問朱竹垞有對古人名凡數十人、今於竹垞對外試對之。余問其名

林昌彝

、茂才曰張惡子、余對鄭善夫。又如控鶴監對陸龜蒙、李百藥對鮑四弦、王鎮惡對張齊賢、李北海對真西山、韓擒虎對李攀龍、張三畏對王九思、李落落對張無無、蔡伯喈對黃叔度、梁無垢對段去塵、楊大眼對范長頭、王炎午對葛長庚、沈冠山對錢若水、文與可對揭傒斯、韓麒麟對鄧鸚鵡、柳七七對李千千、西門豹對南宮牛、謝顯道對顧存仁、張三影對杜七歌、王保保對馮存存、甄長伯對蓋次公、鄭夢周對王在晉、郭芍藥對鄭櫻桃、賈似道對溫體仁、茂才爲之忻忭。

余癸丑九月出京、家范亭觀察廷禧以詩贈別、執手泫然、至今讀之不勝山陽聞笛之感。觀察詩善學東坡、此篇則情文並摯。詩云、君年未五十、雙鬢半已霜。駿足走萬里、葵心傾太陽。治經三十年、言禮尤專長。尋源鄭高密、帶草牽餘芳。漢唐訖近代、擇精語彌詳。網羅備文獻、師說沿門牆。書成上禮官、過夏羈槐忙。二百八十卷、見者驚琳琅。禮官獻天子、素秋節微涼。（大箸三禮通釋四月上禮部七月由禮部進呈 御覽）絲綸獎實學、（八月蒙上諭褒獎留心載籍不爲浮靡之學）槃帶躋周行。（九月十八日蒙 諭該舉人留心經訓徵引詳明賜官教授以爲窮經者勸）吾鄉陳太常、禮學開南荒。稽古嗣前哲、萬卷淹撐腸。令名旣樹立、益感恩膏滂。君今去京邑、惓惓望天閭。美人未遲暮、郎署多馮唐。故居山海麓、天遠風琅琅。槃阿足嘯傲、著作名山藏。佳兒解訓詁、亦足吾軍張。（哲嗣亦通經學）獨子悵離索、再會知何方。南來有鴻雁、尺書毋相忘。

三百篇詩國風多設喻之辭、此衣讒之義也。正言之不足、故反言之、齊魯韓毛四家、惟韓詩最明此義。衣讒之義、即大喻譬之義也。湘陰郭志城太守題舒叅軍古眉峽殺賊圖、能得衣讒之旨矣。詩云、腥風動地雲沙黑、千軍萬軍呼殺賊。賊耳不聞鉦而走、縱橫踏破江南北。可憐灑江一尺波、掀天拔地騰蛟鼉。楚山斷竹作強弩、天狼倒射懸天河。舒君早歲勒兵、

法、一旅親提古眉峽。颯颯寒林夜唱籌、滾滾黃巾朝棄甲。手提獨髀血模糊、幾人得似叅軍無。營門笑擲拂衣去、戎馬平生付此圖。此詩實得設喻之旨。

于紫巖生挽徐子觀詩爲達人之言、詩云、一片清虛太極心、浮雲流水世情輕。有生已作無生計。未死先求不死名。墓必預銘唐杜牧、詩能自輓晉淵明。巋然貌不隨年老、留與斯文主夏盟。

遂安余椒閣女史淑芳有槐窗詠物詩、風趣紆徐、無取乎質實、骨格高華、無取乎纖仄。寄興於象外、實傳神於物中。聽鶯云、喚此春風來舍北、驚回閨夢向遼西。催鳩云、多情幾度頻呼婦、著意連朝爲勸耕。虹橋云、漫纏綵線成烏鵲、好種星榆作綠楊。月鏡云、照影關山千里迥、開簾風露十分清。槿花云、默觀頓悟浮生理、坐對端宜習靜時。蓼花云、暗香荏苒來漁舍、涼意蕭森上釣舟。雞冠云、風高亂葉忽爭舞、露重五更如欲啼。秋海棠云、嬌極未容持燭照、瘦來常是帶妝啼。蓮蓬人云、官職鑑湖除博士、滄洲太乙認仙翁。皆有繪影繪聲之妙。

自秀水朱竹垞風懷詩二百韻出、李義山錦瑟詩不得崑美於前矣。但詩中重複一韻、閱者不覺耳。

東漢學者多以七言爲疊韻、互相譽揚、桂未谷譏其標榜釀成黨禍、余不謂然。好名雖爲學者病、實爲不學者藥、且爲好利者之針砭。况東漢經師接踵、誠非純盜虛聲、則標榜者尙多實學。如云問事不休賈長頭、賈逵也、休與頭韻。五經紛綸并大春、并丹也、綸與春韻。五經縱橫周宣光、周舉也、橫與光韻。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也、雙與重韻、重平聲。厥德仁明郭喬卿、郭賀也、明與卿韻。關東觥觥郭子橫、郭憲也、觥與橫韻。關中大豪戴子高、戴良也、豪與高韻。難經伉伉劉太常、劉愷也、伉與常韻。解經不窮戴侍中、戴馮也。

窮與中韻。殿中無雙丁老公、丁鴻也、雙與公韻。德行恂恂邵伯春、邵訓也、恂與春韻。五經復興魯叔陵、魯平也、興與陵韻。道德彬彬馮仲文、馮豹也、彬與文韻。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廣也、庸與公韻。桴鼓不鳴董少平、董宣也、鳴與平韻。釜中生魚范萊蕪、范丹也、魚與蕪韻。九卿直言有陳蕃、言與蕃韻。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也、楷與禮韻。關西夫子楊伯起、楊震也、子與起韻。說經鏗鏘楊子行、楊正也、鏗與行韻。素車白馬繆文雅、繆斐也、馬與雅韻。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劉宏字終嘏、劉演字冲嘏、雅與嘏韻。洛中英英荀道明、荀闓也、英與明韻。殿上成羣許偉君、許宴也、羣與君韻。天下清苦羊興祖、羊續也、苦與祖韻。仕宦不已執虎子、蘇則也、已與子韻。多伎多能祖考徵、祖珽也、能與徵韻。能賦能詩裴讓之、謂文士禮也、詩與之韻。天下規矩房伯武、房植也、矩與武韻。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也、印與進韻。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暘也、秀與茂韻。以官易富鄧元茂、鄧颺也、富與茂韻。德行堂堂邢子昂、邢顛也、堂與昂韻。關東說詩陳君期、陳騫也、詩與期韻。此舉其梗概。又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諸名目、實至名歸、宦迹經術、各有可傳、申屠嘉比之處士橫議、得毋過刻之論。

蘇文忠公詩注、近代集大成于仁和王見大、見大名文誥、其書涉歷諸家、精校博考、發人之所未發。大旨蓋謂變法改法之不明、則由于史陋。朔黨洛黨之不辨、則由于史諱。紀年紀時之不當、則由于注誣。改編補編之不備、則由於注淆。王注創立總案以統各詩、復訂正誌傳以統各案。北宋注蘇詩者四十七家、南宋注蘇詩者三十一家、王注旁搜遠紹、氣類源流、通感分合、本末明晰、泰然大同。儀徵阮文達謂王注確有所據、足補前注之未達、俾海內讀是書者、由是而擴蘇公詩之意、洵爲盛事。

富順朱眉君署正鑑成、胸懷灑落、目擊海氛、作海上詩云、海上風雷晝夜聞、南交旌節倚紅



雲。天王地本無中外、上相威原越幅幘。豈信神州摩鳳絕、坐看諸夏犬羊紛。河東激費梁邱據、類泚難成譽鬼文。

朱錫鬯風懷詩消食餉檳榔、案檳榔事見南史。南史劉穆之少貧、往妻兄江氏乞食、求檳榔。

江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後爲丹陽尹、以銀盤貯檳榔一斛餉之。夫欺貧凌賤、古今同軌、勢利之見、戚屬尤甚。此時動心忍性之功、爲致命藥石。

光澤何願船正郎秋濤咏宋賈鈴轄云、七場死戰軍聲壯、屈指交南第一功。按新出墓誌稱賈伯英任俠喜節義、不治生產、日以談兵騎射爲事、卒致功業以大其門。蓋不特材武過人、其忠義奮發、亦天性然也。誌歷叙其功凡七、而以從狄武襄征交南功爲第一。樂平石芸齋觀察嘗遍考諸史傳、凡三疑而三信之。史稱青討智高、辟孫節隸麾下、而誌乃云狄公南征表公偕行。史稱軍至歸仁舖、節爲前鋒、直前搏戰、誌乃云公領涇原騎卒充前鋒左陣。史稱賊列三銳陣以逆官軍、張玉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賊大潰。誌乃云我軍小却、公以騎卒承之、賊陣中斷、俘殺殆盡。以三者觀之、不能無疑。因博取傳紀反覆縱觀、前疑頓釋、然後信誌言不余欺也。史稱青在延州與孫節數攻破敵砦有功、故辟節隸麾下。然夏寇渭州、青時爲涇原路副總管、公嘗與帥臣王公策立戰功、賊寇隴干亦開城破賊、青之表公偕行、不亦宜乎。且青之入對也、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至闕下。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蕃落廣銳軍各五十人赴廣南行營。是涇陽騎卒寔有征南之行、表公領之、此其可信者一也。史稱節爲前鋒、亦稱右將、是節乃右陣之前鋒、公乃左陣之前鋒。所云青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先鋒即公與節也。此其可信者二也。史稱智高悉衆來拒、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青陣小却、先鋒孫節死之。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其衆不知所爲、大敗走、得屍五

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所掠生口萬餘人、收馬牛金帛鉅萬計。是此戰決勝、全賴蕃落騎兵左右縱橫、衝斷賊陣、得鄭人祝聃衷戎師以敗戎之法。是時公父子實在行首領涇原蕃落騎卒可知。率突騎衝貫賊壘者、必非張玉一將、玉領右騎馳而左、公領左騎馳而右、乃與左右翼交擊之說合。此其可信者三也。然則是誌也、直與史傳相表裏、互有詳略、可以補史傳之不及。獨惜賈公以忠義材武、豐功偉績、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之福。志乘不紀、文獻無徵、郡人無由知之、賈氏子孫亦無有能識舊典而述祖德者。自宋元豐庚申至我朝道光乙巳凡七百七十六年、埋沒於荒烟蔓草之中、不幸墓爲水漂、而誌石始出。又不幸毀棄不顧、幾於殘失、久而僅存、卒物色得之、而後賈公之功始著、而名始傳天下。志士聞之宜何如欷歔、又豈特余與郡人之流連歎息悲喜交集也。誌文爲劉秘書所作、其言久而益信、今郡人知賈鈴轄之功者、秘書之力也。然則劉秘書所以顯公之功者、亦其所以自顯也夫。

作詩最忌摹擬形似、爲優孟衣冠。唐初四傑七言長篇、隊仗工麗、然易流於浮靡。前明何大復謂此屬風人之旨、而以少陵爲歌詩之變體、因作明月詩以擬之。新城王阮亭論詩云、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則似有不滿之意、案明月篇蓋以鄭聲而亂雅樂也、有詞無意、有肉無骨。摹古之弊、大復倡之、此詩品所以日下、詩教所以日衰、而去古益遠矣。

贈友詩須將其人之性情學術交誼一一寫出、方非酬應之作。近見世人贈答詩全是酬應、標榜滿紙、果何取乎。湘潭畫工瀟湘子贈王蘭汀詩、實能傳出蘭汀性情、視東阿王贈白馬王彪無多讓也。詩云、世人重聲譽、猜疑固難析。高詞詎諧俗、相示情乃適。氣味在淡遠、皮膚那可得。知音古所難、吟咏空千百。其二云、讀書見底奧、力學培其根。冥心絕羣動、

妙理歸醇真。乾坤育清氣、萬象涵精神。稟之獨善用、醞釀成千春。其三云、讀書非不達、危機昧其源。性情與學術、氣會一以分。世態逼險絕、人海茫無根。遙遙太古風。於今不可聞。

雲谿居士溫成武名績緒、嘉應長樂人、居雲村之口。門臨雲谿、谿流汨汨、秋時紅葉蔽其門、望之若畫圖然。所居與游龍澗密邇、澗奇絕、懸流十丈、居士嘗赤足獨遊焉。好苦吟、作苦吟詩云、偶吟身太瘦、倚馬屬誰優。剛抹纒添註、疑然復古搜。數莖撚欲斷、七步倒難酬。如此肝腸烈、愁應到白頭。

詩識之說實有之。亡友漢陽劉茶雲學正傳瑩同年、道光乙巳與余訂交於京師、見余所著三禮通釋、歡忻誠悅、幾於五體投地。贈余詩云、著書博通草木子、論事達於大小蘇。愧我才如十駕馬、他生追逐此生孤。至丁未再見京師、茶雲以治經過勞病篤、戊申卒於家。所著天文地輿樂律均未成書、藁已遺失、他生句竟成詩識矣。

詩人押韻用姓始於唐之錢起。陸放翁老學菴筆記韓子蒼答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人姓錢。朱竹垞詩可是曉行人姓劉。陳恭甫先生寄俞太守詩云、使君坐嘯壺樓晚、可憶山人巷姓黃。以姓爲韻、悉有所本。

古詩美人贈我錦繡段、段當爲鞞。說文鞞履後帖也、或從系、徐鍇繫傳云帖後跟也。急就篇履烏鞞裏絨緞紉、顏注緞履跟之帖也、絨緞以絨爲緞也。

左太冲詩嬌語若連瑣、又吳都賦畢學瑣結、顏注漢書青瑣者刻爲連瑣文。韻會凡物刻鏤貫結交加、爲連瑣文者皆曰瑣。案左詩連瑣、猶言語如貫珠也。

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皆一人複見。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亦然。潘安仁河陽縣詩修芒鬱岵、後一首又云崇

芒屨嗟峨、皆不以重見爲嫌。陸鍾石闕銘縣書有附、委篋知歸、李善云縣書則縣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案此體漢已有之、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

作詩須無倚傍、不肯一字拾人牙慧、則品貴矣。連城楊翠巖大令維屏所爲詩、各體均有真趣、余尤愛其山村雜興七絕詩能自別開生面。詩云、山南山北兩村分、山寺鳴鐘兩處聞。曉向山頭南北望、炊烟併作一山雲。貪看人家脩竹園、隨牛不覺過前邨。村西記有詩僧在、覓逕來敲竹裏門。野老留談忘俗機、前峯忽見黑雲飛。家中晒藥須料理、破傘遮頭冒雨歸。三更月落行人稀、田頭流螢相照歸。家中稚子眠已熟、驚起開門披雨衣。松杉一逕窻甍甍、拖着長纒覓茯苓。脚力盡時思小憩、山腰露出小茅亭。落月銜山天半明、霜扉靜掩四無聲。前林一道芒鞋迹、知有樵人破曉行。村塾友人過我廬、種花來借鶴頭鋤。挽留小飲不肯住、苦說蒙童要背書。石壁千重黛色濃、茅庵却在最高峰、尋僧不遇空歸去、行到半山聞打鐘。翠壁丹崖拔地新、青鞋布襪樹邊身。下方矯首看如畫、尺許長松寸許人。沈詹事古意云、誰知含愁獨不見、唐詩品彙改作誰謂。案柳惲有獨不見一篇、末二句云奉帚長信宮、誰知獨不見、沈詩正用其語。

李太白詩脫君帽爲君笑、初不解其義。通鑑元魏城陽王徽脫爾朱榮帽歡舞盤旋、注引李詩爲證、云脫帽歡蓋夷禮也。或問太白朝辭白帝詩、桂未谷曰、但言舟行快極耳、初無深意。而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飛越、若無此句、將不得爲才人之作矣。晉王真嘗從南下、且自潯陽迅風飛帆暮至都、虞倚舫樓長嘯、神氣俊逸、李詩即此種風槩。

杜子美馬詩竹批雙耳峻、說者解批爲削。案周禮夏官廋人散馬耳注云、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申習不復驚、案杜詩出此。又鷹詩側目似愁胡、案傅玄鷹賦左看若側右視如傾、魏彥深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孫楚賦深目蛾眉狀似愁胡。

仇滄柱謂杜詩題中凡稱月日者皆指節候言。如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詩乃立秋之日、故曰秋風此日洒衣裳。後有一題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而詩云悲秋向夕終、則恰好秋盡矣。桂未谷云、正月三日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又十二月一日云、今朝臘月春意動、皆立春日也。七月三日云、今茲商用事、立秋日也。九月一日云藜杖侵寒露、黃鶴謂是大歷二年寒露日也。十月一日云爲冬亦不難、又云茲辰南國重、立冬日也。

杜禹廟詩古屋畫龍蛇、又云雲氣生虛壁、嫌其意複。文苑英華本乃是雲氣嘘青壁。嵇叔夜琴賦舟崖嶮巖、青壁萬尋。馬岌石壁銘、丹崖百丈、青壁萬尋。杜以雲氣青壁賦山、江聲白沙賦水、皆廟外景物、與廟壁無涉、結句疏鑿二字雙承山水。

杜詩顏氏之子才孤標、案北史胡叟傳。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杜詩本此、後人改爲標耳。謝靈運稱應場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樂天楊柳枝詞云、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此爲樊素作也。素善歌楊柳枝、人以楊柳呼之。時樂天老病、故託興於楊柳、又有不能忘情吟咏、蓋欲遣素而未能也。又有別柳枝絕句、是樊素終去也。又有春盡日詩云、春隨樊素一時歸、又云思逐楊花觸處飛、此素初去而猶繫念也。又有答夢得詩云、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花向別人家。誰能更作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又有咏懷詩云、院靜留僧宿、樓空放妓歸。衰殘強歡宴、此事久知非。去後不得已之決絕也。漢武秋風詞云、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樂天蓋有感於此。

近代連句人各一二句、意或不暢。謝家詠雪雖祇一句、而妙在何所似、差堪擬、未若諸虛字相承。昔人謂兩句一聯、四句一絕、人各四句、則意了詞達。宋書謝晦傳、晦與兄子世基並伏誅、世基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

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此格最善。案三人共賦、亦有不用虛字連貫者、桓玄顧愷之殷仲堪共作了語、顧云、火燒平原無遺燎、桓云白布纏棺樹旒旒、殷云投魚深淵放飛鳥。

唐人詩題有遙同之作。案魏書裴伯茂死、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置酒設祭。乃賦詩一篇、寄以示魏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此即遙同之作也。

宋書索虜傳太祖詔曰、感慨之來、遂成短韻。今索其詩十三韻、短韻云者、猶唐人稱短引耳。南齊書武陵昭王傳、與諸王共作短句詩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然則二韻乃爲短句。

古人用韻、於每段之末即豫轉下韻。如說文叙僞頌漢德本五韻乃了、上四明中滂方相叶、末即本爲傳、與下段年字合韻。又自述本三韻乃了、止二門山相叶、末即轉爲才、與下段疑字合韻。又如陶淵明詩天集有漢、眷於愍侯、下轉云於赫愍侯、運當攀龍。又在我中晉、業融長沙、下轉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此皆古法也。

隋孫萬壽贈京邑知友詩、本比偶體、惟轉韻處皆散起。初轉云、飄飄如木偶、棄置同芻狗。次轉云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又轉云羈游歲月久、歸思嘗搔首。又轉云心絮亂如絲、空懷疇昔時。又轉云昔時游帝里、弱歲逢知己。又轉云勝地實賓僚、麗景相携招。又轉云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又轉云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馥謂此即偶體轉韻舊格、近代忽忽不講矣。

南齊書樂志云、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並多八句、然後轉韻。時有兩三韻而轉、其例甚寡。張華夏侯湛亦同前式。傳元改韻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韶之顏延之

並四韻乃轉、得賒促之中。竊案此爲樂章言之、尋常詩歌不在此例。若必八句轉韻、則無舒緩煩急之變矣。

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六德爲本所以成其性、六律爲音所以和其聲。今人以詩爲訓應之具、失其性矣。浮囂庸劣、滿紙陳言、失其聲矣。失其性、失其聲、而六詩之義亡矣。

## 雪山探險記卷二

### 瓊森峯探險

瓊森峯爲雪屏北脈、其高度二萬零四百英尺、雖遜雪屏、但雄踞尼泊耳哲孟雄西藏間、形勢極爲壯麗。新大本營位冰湖邊、湖水作深綠色、玄冰環繞、高峙湖上二百英尺、倒影水中、幻作奇觀。湖南有一無名冰川、上通瓊森之頂。湖之北則爲一片冰川積石、遠接羅納深谷。嶺之兩方情形迥異、山陽爲雪屏區域、臨孟加拉之平原、時降雨雪。山陰爲藏境、則乾燥多風。羅納谷以北、雪峯橫列如屏、下有赤褐色之低峯、縹緲雲霧中。最上高峯雖較雪屏平坦、頗有憑陵一切之概。

本隊離雪屏大本營爲五月二十六日、在一望無邊之積石中前行、睹瓊森之山勢撲人、若有冰陣下崩之狀、不啻驚弓之鳥矣。斯奈得與韋蘭二人已於五月二十九日出發、往探尼泊耳缺口、此口爲哲孟雄北境、齊末冰川與尼泊耳間之孔道。凱拉斯曾經往探、未獲成功、而佛拉須飛爾氏則云此路可以通行、攀援瓊森嶺爲吾等最大問題。當一八九九年佛拉須飛爾越此嶺時、人數無多。本隊此次携有行裝二百五十件、只有脚夫八十人、幸尼王予以援助、並供給食品、狄倫福斯夫人雷赫德杜逢納在後照料。兩大本營之三站台脚夫等、因工作日久、備嘗

石榮暉

艱苦、頗有罷工之意。幸瓊生君應付得法、得以消弭於無形。九月二十四日在一冰川岸側草地設立第一站台。瓊森峯沿冰川兀峙、山陽巉巖高聳、無法攀登、其雄偉殆與雪屏相伯仲。岩石間層水封鎖、水陣崩潰時一落千丈、聲如巨雷。且空氣炎熱、溼雲障天、如釜中蒸汽、尤令人惴惴。瓊生君云印度已至雨季、如其言果驗、吾隊將至不幸。蓋懼山水下注、截斷吾隊歸路也。此時所覓之嚮導、爲一康巴城售乳人、伊常往來拉城庚薩間販鹽、於此間道路頗有經驗。

吾等在第一幕時、與斯奈德韋蘭遇、彼等竟獲絕大成功、不惟探得一路可通嶺北、解決一大難題。斯君且一人在尼泊耳缺口以北、攀登高二萬三千四百七十英尺之無名高峯、可視作開單人之最高世界紀錄。

是夜睡眠矇矓中、忽聞巨石塊墜於帳側、幸賴積雪甚深、帳幕得以保全。至二日後夜間、狄夫人又幾爲崩石壓斃。通第二站台之路、石堆纍纍、曲折殊甚、賴有嚮導不致迷失、葛爾茲君先行、測繪沿途路徑。第三站台設於瓊森峯下一千尺地點、本隊在積石中攀行三日、忽到美麗之雪地、紆迴直通嶺上。瓊生與施密士二君於下午乘雪橇直趨嶺巔、其地高出海平綫二萬英尺。瓊生君初次乘橇成績頗佳、下嶺時已近黃昏、遙望雪屏夕陽返照、雲霞掩映。前在該山暱近時、不勝戰慄、今又轉愛其麗景。皎如匹練者、倒懸之冰川也、燦如霞綺者、嵯峨之巖壁也、純潔如白玉者、烘托之積雪也、誠極宇宙之奇觀矣。乘橇直下、寒風冷然、足下步雪有聲、移時即臨帳幕。此片時之快意、爲畢生所難忘、吾人有不戀戀者哉。

翌日晨起、微風蕩漾、天氣絕佳。同人越瓊森嶺、山陰坡度陡峻、因支繩索助脚夫前進。中有數人恃勇踏雪而下、以致顛躓。傾箱倒篋、損失不貲、打字機留聲機均受重創。狐步舞音樂竟成絕調、悵也何如。



明日何鄂林斯奈德瓊生施密斯諸君、將聯轡出發往登瓊森峯、沿途須設置帳幕數處、以資聯絡、且須在雨季前畢事。余在幕中作書、遙瞻底斯達山谷中雲氣瀰漫、與屏蔽西藏之高峯衝突鏖戰。又有向羅納山頭包絡之勢、惟北風嚴厲、雲陣轉被吹散、風雲變幻、動人遐想。斯君述尼泊耳缺口探險事云、彼於五月二十五日離大本營出發、率脚夫七、齎五日糧、攀越自二子峯上行之冰川、並度嶺北一小冰川之脊。在高五千三百五十米達處設帳幕、安然行抵嶺北山脊。雙方坡度絕高、向北越高六千一百八十米達之尼泊耳假口殊易。得飽覽艾飛勒斯峯遠景、至爲愉快。

何鄂林斯奈德狄倫福斯葛爾茲韋爾施密士諸君、偕脚夫李華泰安普等八人攀登瓊森峯。何斯二人於六月三日首先升至山頂、餘人則於八日上升至頂。六隊員登峯造極、代表四國、此種勇毅之舉、增進國際友誼、誰謂無所貢獻哉。

何斯瓊施四君第一隊、於五月三十日自大本營出發、攀升羅納冰川南路。此川最低下處、有絕大冰塊無數、高約可二百英尺、森然作攫人狀、如羅刹惡魔、由天下降、態至可怖。循冰川而上、得從瓊森山北冰川之危險處通過、而達冰川中部。山北爲長八千英尺之冰坡、照耀如鏡、經冰川時、屢由冰窟穿過、一如鬼神鑿臨、無不戰戰兢兢者。

第一帳設置羅納南北兩冰川之分水嶺上、在帳外俯瞰羅納山谷、棕色石堆纍纍如平台。狄教授云此種現象、可證明以前曾經過一冰期、當年爲一大冰川、直達平原。至日薄崦嵫、斜陽遠射谷中、景色明媚、斑斕莫可名狀。土地燦然作黃金色、冰崖尖峯映日、一似大將軍昂然獨立、頭戴戰時金盔、令人愛敬。

次日晴明、本隊攀援北羅納冰川、遇老年積雪。每行數步即陷雪中、或沒足脛、或至腰際、負物之人夫疲憊尤甚。但仍鼓勇前進、無一人言難者。迺天氣猛變、有風自南捲來、地面雪

花撲人眉宇。聞之土人、此風爲雨季之兆、信乎不信。

本隊之第二帳設在高二萬英尺之處、以崖下水壁爲天然屏障。崖北有峯突起、矗入雲霄、高約二萬二千英尺、敬名之曰凱拉斯峯。凱拉斯者、從前來此之大探險家、名之以紀念其勛績、禮也。斯奈德君不畏疲勞、獨自往探而歸。據云前途情形、大有可登希望、惟途中多石穴、爲雪所蔽、行時頗爲危險、稍不注意、即有下墜之虞。斯君曾一度陷入、幸告無恙。

六月初一日予輩臥帳中、帳外雪片紛飛、琤琤作響、不勝焦急。蓋所攜食物無多、未便延長時日也。是日風雪漫天、景象凄然、吾儕中之女將乃大建勛績。狄夫人於是日隻身飛度瓊森極峯、僅率一僕及尼泊耳頭目、其神勇無前、大堪欽佩。夫人在尼泊耳境幕中、照料運輸事宜、籌畫完密、厥功甚偉。此次越山竟發生意外、尼泊耳頭目所雇之唐薩女僕死於帳內、又隊中一僕人在哲孟雄境下山時折去一臂、皆大不幸事。惟杜逢納君在探險途中攝得極佳之影片、使本隊成績傳於世界、此又堪爲慶祝者。

六月二日天晴、吾隊踏軟雪向西北山脊上行、步下不時留意石穴。登山脊後、得見愛飛勒斯與馬加山麓偉景。又有尼泊耳不知名之山峯比肩而立、下有大冰川向西直通西藏邊境。遠望印度雨季之風、與西藏平原之朔風互相持戰、誠奇景也。再瞻梯斯達與亞隆山谷中濃雲密布、東南有如羊毛狀之片雲低壓、吾意孟加拉平原中、此時必有大雨也。

吾人越過陡峻之斜坡、二山脊愈形狹小、成爲尖削之冰峯。再上則山脊峯利如刃、上綴冰簷。最後爲一冰川、直通瓊森峯後。脚夫沿山脊前行、勢至艱險、故在此支最後帳篷尤爲不易。又欲自冰坡下行六百英尺、達於冰川、更足令人心悸。脚夫前進、必賴繩索扶持、但繩不敷用、食品燃料均感缺乏、故須於一日中將攀登之舉畢事。日暮時狂風忽起、掠山脊而過、作怒吼聲。吾輩在幕中方以然薪烹晚膳、風雪竟侵入帳中。出帳遠眺、則夕陽清明、五十英

里外之愛飛勒斯峯超然特立、視山下來時路徑、歷歷可辨。

是夜風勢愈緊、嚴寒襲人、吾帳幾爲狂風所攪。黎明時仍未息止、不得早發。日上三竿、風勢稍殺。晨九時乃分二隊出發、何鄂林斯奈德二人共挽一繩、瓊生與施密士共挽一繩、斯君奮勇先登、技甚嫻熟。以下爲施密士君登瓊森峯頂之詳記。

吾人所御者、爲有刺之鞋、在冰上行走甚利且速。由山脊行至冰川時、道途險巇、沿路未鑿冰階、穿刺鞋轉覺費力。抵冰川後、見瓊生步履蹣跚、冰川雖平坦、彼行則甚緩。最後瓊生請予一人獨進、余以彼患暈眩、未便強勉、遂允其請。斯何二君前行已遠、予乃疾足以追。然在二萬英尺高度急行、至感疲乏、追及後坐地稍息、任彼先行。余經堅硬之積雪後、行抵鬆散之石地、坡度頗平坦。仰觀斯何二君已遠在後山脊之上、攀躋甚速。此時爲下午三時、如余亦欲攀登巔頂、恐爲時間所不許。所抵地點、已達二萬三千尺、若中途折回、良堪懊惱。但攀登喜馬拉耶非個人倔強所能收效、自知已盡力嘗試、遂決意折回。及抵瓊生君所、見彼病甚、心中大爲震驚。彼臥雪中昏迷不省人事、已有一小時之久。

予於是坐地懸想辦法、見有二小點緩緩將達峯頂、越數分鐘二點行抵峯頭、在蔚藍天空中隱約可見。此時爲斯何二君成功之瞬、以勇敢忍耐而獲登三萬尺之高度、良堪欣羨。當余與瓊生取道登山脊還帳中時、暮色漸沈。事後瓊生君語予、此爲彼平生最大之努力。蓋在水崖攀登時、一人失足、則同伴亦難倖免、瓊生君雖在眩暈中、幸未失足也。

抵平坦山脊後、從人前來援助、瓊生君始不支。斯何二君返帳已近黃昏、據何君云攀登時大半甚易、惟鬆散之石塊頗應留意、彼等上升時未用繩索、但若有傾跌、其危險益甚。

翌日下山抵第一帳、瓊生君身體疲弱、曾暈絕一次、彼所患係胃疾。前在第一帳時遇狄倫福斯葛爾茲韋蘭諸君、均有攀登瓊森之意。余雖疲甚、但決意一登巔頂爲快。是時何斯二君赴

大本營休息，準備一探周丹尼馬嶺與杜堂尼丹山脈。

余意決後，次日復隨衆重登山脊帳中。又移帳至避風地點，復攀登三千英尺，脚夫大感疲乏，惟與葛爾茲君探得一自山脊抵冰川之捷徑。此行携有養氣以助呼吸，但多未用。蓋此物固有一時之效，其反響或有碍身體之健康耳。

六月六日大風，無從攀登。狄魏二君續探冰坡路徑，在堅冰上開鑿坡級。次日天氣晴朗，予與魏蘭繼續開鑿，以期直達冰川。道成後，率領脚夫等自山脊奮勇而下，即至冰川，一路平安，因在冰壁高處設第四帳，風聲呼號終夜。次晨日出後，風勢稍息。九時整隊前進，每隊員一人率從人爲一小組，隨從諸人均有登山經驗。乃登山後狂風忽起，無法前進，大都臥地以避風之威力。吾輩努力猛進，仍一面鑿冰開道，由予前導。在高二萬二千英尺處，鑿冰工作異常困難，每作數分鐘即須少息，以抒喘息。

欲達西北山脊，須經極長之亂石堆。是處風力愈猛，幾難前行。予之從人尼穆，曾攀登愛飛勒斯峯與雪屏高峯，屢經艱險。此時亦現頹敗之狀，不克前進。乃屬伊先返，行囊照相匣等件由予自肩以行。魏蘭從人亦折回，並將行囊携去。此間山上石塊鬆散，故步行時須倍加審慎。

吾等攀登愈進愈高，環顧諸峯，除愛飛勒斯與馬加麓外，均在足底。途中雖爲風姨所厄，對此勝景差堪慰藉。最後越過亂石，余與葛爾茲君前導。自此以至峯頂，幾盡爲卵石布滿。卵石嵌凍雪中，時有傾倒之虞。余等上升數步一息，漸行漸近峯頂，中懷欣喜，頗難名狀。葛爾茲君最先行，越過一短距離之峻坡，轉瞬間有歡呼聲觸予耳際，蓋葛君已登絕頂矣。予同魏蘭君繼上，漸至山脊高處，雪屏與強弩二峯突現眼前。少頃予亦升至峯頂，與葛爾茲君握手互賀。此時風勢已小，縱目四顧，千山萬壑，奔呈眼底，目力所及，無遠弗屆。凡峯巒川

谷向不知名者、均得一覽無遺。時天氣澄清、遙望西藏棕色平原、約在東北二百英里以外。近中國新疆方面有大雪峯、連架而起、嵯峨突兀、即在遠觀、亦足與愛飛勒斯峯相伯仲。意者此豈比雷拉將軍所見之怪峯歟。東南一望雲霧瀾漫、正值雨季、平原間殆成澤國。雲上峯頂突出、儼如畫境。雪屏山則新雪初霽、回望山陰、殊無可攀之道。流連佳景、依依不忍言別。惟四肢著寒、麻木不仁、乃毅然作歸計。下山殊易、予同魏蘭君奔躍而下、途中與狄教授及李華相遇、迨抵帳時已黃昏後矣。

是晚狂風又作、惟狄君未歸、同人均爲焦急。候至九時許狄君始姍姍而來、神色至爲憊敗。蓋狄君登峯頂後、又爲地質學之好奇心所動、另登一較低山峯查勘地質。此山有石灰岩、岩下則爲花崗石。狄君云下山時狂風捲雪、月色昏沈、幾至道路莫辨。加以寒威逼人、未至凍傷、亦云幸矣。狄君年方四十有四、而體質強壯、興致勃勃、今得此探奇履險之成績、殊堪欽佩。

次日下山抵第一帳、再越日抵大本營、已六月十一日。狄夫人雷赫德杜逢納伍德瓊生與予均離大本營返大吉嶺、預期十五日可抵拉城、十九日可抵甘托克。其餘諸人亦將邁返、惟狄君留此研究地質、偕何斯魏三君仍作攀登之舉。葛爾茲君則從事測繪。是行也、大功告成、可謂不虛此行、同人均幸無恙、惟吾人身體均已減去十磅矣。

行抵加爾各答整裝作歸計、接何斯二君來信、又攀登高二萬二千七百英尺之杜堂峯。此峯界於哲孟雄羅納山谷與西藏間、爲杜堂尼丹山脈中之最高峯。伊等先由杜堂丹嶺行入藏邊、再由西北取道登杜堂峯。沿途堅冰纍纍、開鑿至爲不易、歸時斧已屈曲不堪、可知其難矣。同人自六月十一日自大本營返旆、經九程而至甘托克、再易乘汽車至大吉嶺、途中氣候變化無常。在水天雪地中度過數旬、一旦重履羅納山谷之高原、頓覺神怡心爽、耳目一新。前在喜

馬拉耶山中倍覺乾燥、今則肌膚均已潤澤。再進二程、沿途石南花盛開、繁英繽紛、濃香馥郁、叢林花卉、陰森茂盛、悉現熱帶下之狀態。至齊末山谷、水勢洶湧、幸拉城人設有橋梁、可以通行。入拉城中遇英國女教士二人、殷勤接待、二教士獨居此文化隔絕之地、不辭艱苦、殊爲不易、聞有一人已居此三十年矣。由拉城至甘托克、則入森林地帶、氣候益見炎熱。將至甘托克時、錫金酋長以良馬來迎。抵彼後、得悉酋長與其祕書長德忒來氏曾以用品食物饋贈、惟道中相左未遇。前在彼處曾受酋長夫婦之豐盛款待、今猶銘感也。

六月二十一日爲吾人最後一程、汽車道毀、乘馬前行。至辛潭後、易乘汽車行大吉嶺、該處高級長官設宴招待、優禮有加。翌日過返加爾各答。回憶此番探險、山嶺奇觀歷歷在目、爲有生以來之雄舉、故誌之以告世人。

### 稻花香館雜記

韋蘇州年譜稿

韋應物人品高潔、歷仕多善政、慈祥之衷、溢於詩詞。詩冲澹簡遠、當時已有高名、後代尤重之。劉夢得酬白樂天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白樂天答云、「敢有文章替左司」、當時之引重如此。東坡詩、「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後世之推崇如此。而新舊唐書均無傳、其姓名僅見於藝文志、可慨也。應物人品詩格、多似陶潛、後人合刊詩集、足以相配。顧淵明生亂世、晉宋史爭爲作傳。應物生盛唐、而惇史無言、致其事蹟泯沒殆盡。幸有遺詩十卷流傳、猶可考見大略。予久有作蘇州年譜之志、以取材過少、遲遲未成。茲以稿名、譜其大略云爾。博采詳徵、俟諸將來。

前記

薇園

應物爲詩人、人所共知也。爲畸人、人所不知也。觀其性情恬退、不慕榮利、而少年則豪俠不羈人也。其詩筆雅贍淡遠、足徵學養、不知出身三衛郎、少不讀書、中年始折節爲學也。從政慈惠在民、藹然仁者、始則武勇材官、掉臂里巷人也。大氏前後判若兩人、儻亦折節入學讀書養氣之效。而遺編流傳、蓋棺論定、非陶靖節一流人。不能位置。

四庫總目卷一百四十九別集類、韋蘇州集十卷、新舊書俱無傳。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吳興沈作喆爲作補傳、稱應物少游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充宿衛、扈從游幸、頗任俠負氣。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由京兆功曹累官至蘇州刺史、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不知所終云云。查今所見姚寬西溪叢語所載、與此不同、亦未言沈作喆所作別傳。其所考應物年歷、較他書爲詳。然止叙其德宗幸奉天時年四十八、後守九江至爲蘇州刺史、計其年不過五十餘。無前所稱御史中丞諸道鹽鐵使各職、及年至九十餘等語。且細覽集中各詩、似止及於罷官、寓蘇州永定精舍。詩中全無再作京曹老耄酬贈之作。所云壽至九十餘、又官御史中丞諸道鹽鐵使等職、蓋無可徵信。觀後世止稱爲「韋左司」、「韋蘇州一、似其京秩止及於左司、外官不過蘇州刺史也。俞曲園謂韋應物由京兆功曹官蘇州刺史、累官至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是其官非終於蘇州刺史也。而世稱之曰韋蘇州。姚合以進士第調武功主簿、又爲富平萬年二縣尉、歷監察殿中御史戶部員外郎、出爲荆杭二州刺史。後爲戶刑二部郎中、陝虢觀察使、終於秘書少監、是其官非終於武功主簿也。而世稱之曰姚武功。以證應物非終於蘇州刺史則可、而欲譜其在蘇州後諸職、則須再待證明也。

元和姓纂應物周道遙公復之後。左僕射扶陽公待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此其世系之可考者也。

應物兄弟甚多、唐人記載中謂應物與諸公倡和、稱應物爲「韋十九」。觀其詩中有一喜於廣陵拜觀家兄奉送發還池州」、「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則其兄常居廣陵或官池州。又集中「新秋寄諸弟」、「元日寄諸弟」、「社日寄諸弟」、「三月三日寄諸弟」、「重九登滁州城樓憶前歲九日歸灑上赴崔都水及諸弟燕集悽然有懷」、「京師叛亂寄諸弟」、「清明日憶諸弟」諸作。及「話舊」詩注云、「亭中對兄姊話蘭陵崇賢懷真已來故事、泫然有作」、則又知應物篤於友于之情也。

韋集有示元眞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蓋元眞元常、其兩弟之名也。集中「傷逝」詩、悼亡也。注云「此後十九首盡同德精舍舊居傷懷時所作」。可知其悼亡時必在居洛陽同德精舍時也。其第一首云「染白一爲黑、焚木盡成灰。念我室中人、逝去亦不迴。結髮二十載、賓敬如始來。提攜屬時屯、契濶憂患災。柔素亮爲表、禮章夙所該。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一旦入閨門、四屋滿塵埃。斯人既已矣、觸物但傷摧。單居移時節、涕泣撫嬰孩。知妄謂當遣、臨感要難裁。夢想忽如覩、驚起復徘徊。此心良無已、遶屋生蒿萊。」可知其悼亡在結婚二十年後也。送楊氏女詩云、「幼爲長所育、兩別泣不休」。知其悼亡時、遺有二女。出還詩云、「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知悼亡時小女極幼也。其送終一首云、「奄忽逾時節、日月獲其良。蕭蕭車馬悲、祖載發中堂。生平同此居、一旦異存亡。斯須亦何益、終復委山岡。行出國南門、南望鬱蒼蒼。日入乃云造、慟哭宿風霜。晨遷俯玄廬、臨訣但遑遑。方當永潛翳、仰視白日光。俯仰遽終畢、封樹已荒涼。獨留不得還、欲去結中腸。童稚知所失、啼號捉我裳。即事猶倉卒、歲月始難忘。」深情婉轉、柔意纏綿、薤露蒿里、乏此搶惻。過昭國里故第云、「不復見故人、一來過故宅。物變知景暄、心傷覺時戚。池荒野筠合、庭綠幽草積。風散花意謝、鳥還山光夕。宿夕方同賞、詎知今念昔。緘室在東廂、



遺器不忍觀。柔翰全分意、芳巾尙染澤。殘工委筐篋、餘素經刀尺。收此還我家、將還復愁傷。永絕攜手歡、空存舊行迹。冥冥獨無語、杳杳將何適。惟思今古同、時緩傷與戚。」即以詩論、潘安仁之賦、元微之三律、未必抗手也。

應物性孤介閑靜、掃地焚香、宴坐讀書、是其所樂。然深於情、友朋贈答酬應無虛日、道流釋子、所交亦廣。而念舊之情尤殷、觀其「燕李錄事」、「逢楊開府」、「白沙亭逢吳叟歌」諸詩、慷慨激昂、低徊往事、不數杜老江南逢李龜年、劉郎之遇何哉也。

### 譜略

應物生於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丙子。按西溪叢語云、當天寶十五載六月、明皇避安祿山之難、是年應物年二十。至寶應元年建巳月上皇崩、則武皇升仙之時、應物年二十七。以此推之、當生於開元二十四年。

天寶十載辛卯年十五、入爲三衛郎。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拂曉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飄不可期。此日相逢思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其執戟入衛、當始於此時。

又逢楊開府詩、追叙當時情事、「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樽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僊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惟有故人知。」此詩描寫當時情事、歷歷如繪。所謂「家藏亡命」、「朝持樽蒲」、「暮竊鄰姬」、「飲酒頑癡」、凡少年豪猾無賴之事、幾被占盡、此殆其十五至二十時之生活也。而詩之頓挫淋漓、撫膺論舊、何止開天宮人、話盛時遺事、一聲何滿、淚落君前耶。

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鈍命如紙。作官不了今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遊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玉林瑤雪滿寒山、上昇玄閣遊絳煙。平明羽衛朝萬國、車馬合沓溢四鄜。蒙恩每浴華池水、扈獵不蹂渭北田。朝廷無事共歡燕、美人絲管從九天。一朝鑄鼎降龍馭、小臣髻絕不得去。今來蕭瑟萬井空、唯見蒼山起煙霧。可憐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敝裘羸馬凍欲死、賴遇主人杯酒多。」述當時侍從之情形甚明、而今昔時局盛衰之感、一身之顯晦亦不同、寄慨深矣。記載言其因安祿山之亂、明皇幸蜀、因之落職、遊蕩無事、其作此詩之時歟。

天寶十五年六月明皇幸蜀、七月肅宗即位靈武、改元至德、天寶已成過去、所謂出身天寶今年幾也。至德元年丙申年二十一歲、二年二十二歲、蓋爲其流浪京師之時、所謂作官不了今來歸、猶是杜陵一男子也。

乾元元年丁酉二十三歲、至寶應元年壬寅年二十七歲、中間歷乾元二年上元二年、此數年間、當爲其入太學折節讀書時。集中贈舊識詩、「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此詩蓋作於五十以後閑居蘇州時、計其遊太學時在乾元上元間也。

廣德永泰間任洛陽丞。廣德中洛陽作詩云、「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飲藥本攻病、毒腸方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蹇劣乏高步、緝遣守微官。西懷咸陽道、躑躅心不安。」此爲應物入官之始、故有此感觸。飲藥攻病、玉石不完、慨河洛敗毀、實王師自殘也。回想太平、西懷咸陽、傷今念舊、不能自己。又示從子河南尉班序云、「永泰中余任洛陽丞、以撲扶軍騎、時從子河南尉班亦以剛直爲政、俱見訟於居守。因詩示意府縣、好我者豈曠斯文」。廣德元年癸卯二十八歲、永泰元年三十歲、俱在洛陽丞任中。

趨府候曉呈兩縣僚友詩云、「趨府不遑安、中宵出戶看。滿天星尚在、近壁燭仍殘。立馬頻驚曙、垂簾却避寒。可憐同官者、應悟下流難。」此詩意境不深、然活畫出小官趨府情狀之難堪、令人絕倒。而其牢落意態、可謂畢露。

任洛陽丞時有答前長安田少府問詩云、「相逢且對酒、相問欲何如。數歲猶卑吏、家人笑著書。告歸應未得、榮宦又知疏。日日生春草、空令憶舊居。」據此、可知其已任職數歲、且有告歸之意。又假中枉盧二十二書亦稱臥疾、兼訝李二久不訪問、以詩答書、因亦戲李二詩云「衛官何事勞趨走、服藥閑眠養不才。花裏棋盤憎鳥汗、枕邊書卷訝風開。故人問訊緣同病、苦月相思阻一杯。應笑王戎成俗物、遙持麈尾獨徘徊。」舊說因病辭洛陽丞職、或在此時。又假中對雨呈縣中僚友詩云、「卻足甘爲笑、閑居夢杜陵。殘英知夏淺、社雨報年登。流麥非關忘、收書獨未能。自然憂曠職、緘此謝良朋。」白憂曠職、告假而未離職也。曰夢杜陵、思歸也。

任洛陽丞請告一首云、「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爲輪。揆才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沐告臥空館、養疾絕羣塵。遊魚自成疾、野鳥亦有羣。家園杜陵下、千載心氛氳。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著書復何爲、當去東臯耘。」此詩遺情榮利、淡泊明志、固足媲美彭澤、不止詩之情趣逼肖也。

罷洛陽丞居同德精舍。集中有「同德精舍養疾寄河南兵曹東廳掾」、「同德寺寄元侍御李博士」、「同德閣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皆其地也。又「李博士弟以余罷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陸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詩見問、中云宋生昔登覽、末云那能顧蓬華、直寄鄙懷、聊以爲答」則其罷職後居同德精舍可知。又酬元偉過洛陽夜燕詩一首云、「三載寄關東、所懽皆遠違。」中云「問我猶杜門、不能奮高飛。」則其閑居洛陽久矣。

傷逝詩注云、「此後十九首盡同德精舍舊居傷懷時所作」其悼亡必在此時此地。

大歷中、任京兆府功曹、不能確定其年。其時有「答劉西曹」、「答貢士黎逢」等詩。近官京邑、休沐時還灑上家居、集中「灑上西齋寄諸友」、「善福閣對雨」、「九日灑上作寄崔主簿倬二李端繫」、「西郊養疾聞暢校書有新什見贈久佇不至先寄此詩」、「灑上寄幼遐」、「善福精舍示諸生」、「晚出灑上寄崔都水」、「灑上醉題」、「西郊期滌武不至」、「灑上對月」、「還闕首途寄精舍親友」、「途中書情寄灑上兩弟」、皆此時作也。

任京兆府功曹時、常攝高陵宰。集中天長寺上方別子西有道詩註云、「時任京兆府功曹攝高陵宰、別劉曹盧康戶曹韓質因而有作」、攝高陵時、有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詩云、「直方難爲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沈埋案牘間。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進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儻如此、攜手相與還。」可見風塵下吏、不足以辱高賢、而兵凶數聯、其愷惻仁慈、又不減元次山賊退示官吏作也。

時又任鄠縣令 集中有任鄠令漢陂遊眺詩、此任當在大歷十四年以前。

大歷十四年己未四十四歲、自鄠縣令別除櫟陽縣令。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詩註云、大歷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自鄠縣制除櫟陽縣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七月二十日作此詩、是此除始終未應、臥疾里門善福精舍。

建中二年辛酉四十六歲、除尚書比部員外郎。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詩、注建中二年四

月十九日自前櫟陽令除尚書比部員外郎、詩云、「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遙精舍居、飲酒自爲足。累日曾一櫺、對書嘗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矚。明時方選士、中朝懸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邇、謬蒙君子錄。俯仰垂華纓、飄飄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遠峰明夕川、夏雨生衆綠。迅風飄野路、迴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閣、白

雲在幽谷。「此詩真情流露、不伎不求、無一毫矯飾之態。予最愛其「夏雨生衆綠」句、嘗取以與老杜「晴天養片雲」作聯、榜於西山別墅。不獨景物適應、其一種天機活潑生趣盎然之態、不啻人間清涼散也。

旋自尙書郎出爲滁州刺史、當在建中三年壬戌、年四十七。按「重九登滁城樓憶前歲九日歸灑上赴崔都水及諸弟燕集悽然有懷」詩、前歲尙在京、九日歸灑上有詩、（詩存集）其年九日在滁、則任尙書郎不過期年耳。集中有自尙書郎出爲滁州刺史留別朋友兼示諸弟詩。建中四年癸亥年四十八、任滁州刺史。是年夏到滁州任。集中有郡齋感秋寄諸弟詩首云、「首夏辭舊國、窮秋臥滁州。方如昨日別、忽覺徂歲驚」則知是年夏到滁任、秋間有寄弟詩。是歲八月、李希烈以衆三萬攻哥舒曜於襄城。十月丙午、代宗詔涇原節度使姚合言率涇原師救哥舒曜。丁未涇原兵出至灤水倒戈謀叛、京師大亂。促神策軍拒之、無至者。是夕駕出北門、戊申至奉天。亂軍既剽略京城、迎朱泚爲帥、稱太尉、居含元殿。癸卯李希烈陷襄城、哥舒曜走洛陽、時渾瑊爲行在都虞候神策軍使。癸巳泚賊兵三攻奉天、渾瑊力戰禦之、不利。賊自丁未攻城至己巳二十餘日、矢石不絕、此十月兵亂事也。

是年冬應物在滁州聞京師叛亂、遣使問道歸以詩問諸弟、詩云、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歸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霑纓。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鳥鳴野田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興元元年甲子四十九歲、在滁州任。正月癸丑朔、帝在奉天行宮、下罪己詔曰、立政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

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民空於紓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里。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起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土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覩面、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賴天帝降祐、人祇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羣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宏遠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用加虛美。以聖神文武之號、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羣議。昨因內省、良所瞿然。自今以後、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祥。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下略)

此唐以來最有名之「罪己詔」、即陸宣公贊之大手筆也。此詔既下、四方大悅、士卒感泣、衆庶歸心、雖驕將悍兵聞之、莫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雖李希烈僭帝、李懷光反覆、不足搖動人心。六月李晟收復京師、朱泚授首。帝由梁州還駕長安、神京之亂遂告平定。

五月作詩寄諸弟。此詩題註云、「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師兵亂、自滁間道遣使、明年興元甲子歲五月九日使還作」、詩曰、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間道訪存亡。還信忽從天上落、唯知彼此淚千行。

應物在滁較久、而作詩甚多。有名之寄全椒道士詩、(此詩宋人推爲絕唱、尤其於末聯「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稱爲化工之筆)、滁州西澗絕句、皆此時作。

改判江州、當即在本年。記載稱在滁州、尋改判江州、始至郡詩、所謂「盪城古雄郡、橫江

千里馳」是也。又登郡寄京師諸季淮南子弟詩首云、「始罷永陽守、復臥潯陽樓」、亦在江州作。貞元元年乙丑年五十歲、在江州。時追赴闕、改左司郎中、故世亦稱應物爲「韋左司」。旋任蘇州刺史。記載稱貞元初又歷蘇州刺史、集中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云、「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疴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慚居處崇、未瞻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陵風翔。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在任中作也。

唐人詩多自道年歲、白樂天尤多。惟韋蘇州最少、故紀年爲難。惟答故人見諭詩云「素寡名利心、自非周圓器。徒以歲月資、屢蒙藩侯寄。時風重書札、人情敦物遺。機杼十練單、疏慵百函愧。常負親交責、且爲一官累。况本薄落人、歸無置錫地。省己已知非、枉書見深致。雖欲效區區、何由枉其志。」所云省己已知非、年五十也。且爲一官累、任蘇州刺史也。應物任蘇州刺史時間久暫不可考、惟知其去刺史任、閑居蘇州永定寺、未他適也。其寓居永定精舍詩云、「政拙忻罷守、閑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精。即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罷守後閑居蘇州時也。

閑居蘇州時與友朋唱酬較多、劉長卿集「赴宣州使院夜宴寂上人房留辭前蘇州韋使君」詩、當在是時。而應物集中「送雲陽鄒立儒少府」、「送豆盧策秀才」、「送劉評事」諸詩、均在是時。此稿暫以其確可知者編至五十歲任蘇州刺史、及離職仍住蘇州爲止。蓋五十餘歲也。雖然、蘇州此後生活、確係未易考實之謎。吾於前人所言更歷太僕寺少卿御史中丞諸道鹽鐵轉運使年至九十餘雖不能確信、然有數點可供檢討。

(一)劉長卿集中得一詩、題爲「餘干夜宴奉餞前蘇州韋使君新除婺州作」、詩云、「復拜東陽郡、遙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託分、猶戀舊棠陰。」然則應物於蘇州刺史後、嘗除婺州刺史歟。何以前人均未之及、或除之而未赴耶、抑君房集中有誤耶。

(二)白香山集有「別韋蘇州」詩曰、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惆悵城西別、愁眉兩不開。若此題不誤、當時別無韋蘇州、應物是矣。考香山生於大歷七年壬子歲、少應物三十五歲、若香山此詩作於三十五歲、則應物年已七十矣、豈五十餘歲能了其生活耶。王弇州稱韋左司詩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藝苑卮言卷四)按德宗貞元共二十年、順宗永貞一年、憲宗元和共十五年、若以應物列爲元和詩人、引爲元和之冠、則距任蘇州刺史時殆三十年、不亦符八九十之壽歟。顧何以其他友朋唱酬、如當時著名詩人如李益、司空曙、孟雲卿、顧况、劉太真、吉中孚、暢當、馮著、秦系(系會稽人、家剡川、隱泉州南安、九日常呈應物詩、一久臥雲閣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玄暉。一應物答詩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須翠碧弄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一此何郡耶、似非蘇州矣。考唐書地理志、貞觀初更越中都督府督越婺泉建台括六州。系隱泉州、與婺州同隸越中都督府、或即應物作婺州都督時耶。如是始與詩合。)及釋皎然輩、除君房外均不能引爲旁證。李肇國史補開元後詩人、位卑而名著者、以韋蘇州與李北海邕、王江寧昌齡、鄭廣文虔、元魯山德秀、蕭功曹穎士、張長史旭、獨孤常州及諸人並稱。蓋皆開元詩家、下距貞元朝士固甚遠也。茲事暫不作斷案、且付之疑年錄可耳。

## 後記

今傳韋蘇州集十卷、本稿取材大半在是。所可恨者、編次錯雜、略無次序、不足以盡其用。



假使如杜工部白香山及其他名家按年編就詩文集者、其於年譜爲益不更多耶。茲集略用分類體、又不甚精密、舊序所謂「綴叙猥并」良然。大抵名家集凡非經本人或其子弟即時編就、而由後人綴輯者、莫不有此弊。蘇州集舊傳推王欽臣葛繁姚寬諸本、盧文弨則謂所得刻本係彙王欽臣葛繁姚寬諸本校訂、并改分十四類、然則宋刊本之舊、亦不可見矣。

唐代詩人如林、其受人抨擊、雖李杜亦不能免。獨應物皦然不滓、獨能免焉。白樂天詩「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章江州、詩情亦清閑。」後世陶韋並稱、蓋起於是。司空圖論詩、右丞蘇州、趣味澄復。若清沈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其次也。楊升菴謂表聖評詩甚得理解、盛唐獨推王韋尤見卓識、此以王韋同論者也。宋嚴滄浪論詩體、有「韋柳派」之別、則以韋柳間似陶、實則柳去陶甚遠、非韋可比。

後山詩話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帶滿林霜。余以爲用右軍帖子贈子黃柑三百者。此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臨漢隱居詩話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言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許彥周詩話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韵曰、寄語菴中人、飛來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宜和也。

葉石林詩話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憶誦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己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在韋蘇州集中最爲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視百家詩選可見也。

寫方立韻語陽秋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途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煙鶴

暎整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木生煙荒岡筠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間淡、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

楊升菴集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首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爲一代絕唱、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句「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深爲未稱、後見宋人麗澤編無後四句、三十年之疑一旦釋然。是日中秋、與弘山楊從龍讀之、以爲千古一快、幾欲如貫休之撞鐘矣。(卷五十四)又云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於沈、然韋有幽意、而沈淫矣。(卷四十九)

王弼州菴苑卮言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又云今朝郡齊冷是唐選佳境。

略引數則、以見一斑。大抵論韋詩者有淺深之不同、貶者蓋寡矣。宋以後學詩者、或習慷慨激越、或恣穠豔柔靡、賞韋詩者亦寡。嗚乎、可以知詩運升降之原矣。

\*

\*

\*

\*

\*

### 鹿巖小記(續)

退翁

萬壽山古甕山也、昆明湖古西湖也。明時有圓靜寺、自清代先後建園、廢毀盡矣。金碧空明、煙波浩渺、雖登臨之勝地、實馮弔之遺墟。春秋佳日、策杖入山、每過留連、因題水調歌頭一闕於壁曰、萬壽山前路、蠟屐幾經過。今朝重到、偏覺愁比嶺雲多。擬把貂裘脫去、換取沙棠一舸、歸老鏡湖鏡。富貴非吾願、光景莫蹉跎。斫鮮鱸、傾美酒、起高歌。興亡閱盡、那更頭白困干戈。誰捲起昆明雪浪、洗淨烽塵遍地、不用挽銀河。仰首碧天暮、熱淚灑巖阿。

慈恩寺後山爲萬壽過脈處、可坐攬寶藏遺光諸勝。昔年民人帶地投充頤和園佃戶、不完丁糧。余向回人馬姓倒佃、官產變賣、因遂留置、歲收山租、捐充慈恩供養。馬某之父、舊埋山頭、母死又求合葬、僉以爲不遷墓已寬假、求合葬殊太過。余曰生同衾、死同穴、人之恒情也、何惜此數尺不使永聚地下耶、卒允之、並屬圓福師種樹數株以識。

乙丑之變、二十九軍步兵一連、佔住慈恩寺。飛機三架低飛盤旋寺上空、圓福師撚香露禱、環行大殿、朗誦觀世音菩薩聖號、三機未投彈而去。駐軍旋撤退、即於寺設所收容難民、一方安謐。余重其悲願、爲籌致資糧以成就之。

阜成門外八里莊塔、忽傳佛像自出戶外、遠近男女參拜、香火甚盛。有番役老而黠、云是僞爲。其法以長繩一端作圈套、用竹竿挑圈塔上、復將繩末穿圈套、下垂於地、可援升以置像。逾月僧與甲乙毆鬥、警察拘訊、果然、乃二三無賴串僧爲之。分利不諧、以爭鬥敗、送官懲處、而追其所獲、多費於酒食游蕩矣。

昆明之鰕、骨翅通明、肉復鮮脆、白鱗亦肥美、皆乾隆南巡、携歸放入者。滋生既繁、遂爲水產之利、秋高稻熟、蟹之美逾於勝芳、但不能多耳。青龍橋西舊有魚菜舖、蓄以供客。今游人寂寥、舖亦歇業。而西單牌樓菜市、時有巨鰕、云係湖產、輒索重值焉。

頤和園各殿座陳設古銅彝器二百餘件、曾設保管委員會。余被聘、並經鑑定、真僞雜出、其僞者亦宋句容造也。東北事變起、議遷南京、爭之不得、因辭聘。今南京博物院院庫藏悉空、所集古物、不知流轉何所矣。

圓明園舊址、地屬官有、本可保存。乃無人過問、一任墾種、漸就夷滅。廿餘年前余嘗過之、羅馬式白石棟宇、花文精好、照壁石刻武士雄猛可觀、太湖石觸目皆是。後再過、盜竊殆盡、惟御溝流水、清冷如故耳。

甸北園民國初年設齋老師租自清室、後遂賞給。管理非人、費又不時給。樹木斫伐、房屋拆賣。方池壁沼、乃象鵝鴨、迴廊曲徑、但長蓬蒿。有園而不能享受、何取焉。燕京大學與比隣、欲兼併、嘗許以鑄銅像紀念。永設免費學生額四名、金若干、靳弗與。老師歿後、其孫急出售、僅得五萬、何足以供無度之揮霍。而甸北名園遂終古矣。

玉泉山靜明園、頗有林泉之美、魚蝦雉鴛、土人時越牆捕取。管理員王某、執獲不送官、私自拷打、甚慘虐。一夕獨宿室中、爲人殺死。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由來久矣、况治之不以法耶、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遺光寺池中紅魚盈尺、見明人載記。臥佛寺橋下亦多紅魚、潛匿石隙、游客投以餅餌、羣出食、有跋扈貪多者、則爭奪起焉。兒童惡而擊以石、都竄去。余旁觀初爲之喜、繼而憫、終而悲焉。天之於人亦若是耶、執石以伺者、不可謂其無也。

課藝選錄(第十次月課)

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義

王壽珉

昔者辛有行乎伊川、見有披髮而祭於野者、曰百年後此其爲戎乎、禮先亡矣。循斯以談、則禮之於人國、其關係盛衰存亡、文野夷夏、顧不鉅哉。蓋禮者所以範圍人心、而輔翼世教之要道。舍是不務、而惟政刑是尙、朝出一令、夕變一法、且號於衆曰正人心端風俗、吾見適燕而南其轅、見卵而責時夜也、不亦僨乎。禮運一篇、乃一片段文字、然大致爲言治而發、且所謂治、則禮之效也。其文節節相生、往復推衍、有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之勢。故文之起例嘗以故、故乃承接之詞、即如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一節、即其一焉。文中有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其語甚創、然非篤學深思、老於治理者、不能言也。夫人情善感、感而

遂通、此施與受之關鍵也。吾聞之、惟天生民有欲。又曰飲食男女之大欲存焉。禮運亦曰禮之初始諸飲食。凡人既具此可欲之質、譬諸建屋必有其根基、繪事必資乎絹素、聖王因其自具之理、還以治其人之情、毋乃類是、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即此情也、其繼曰、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云云、夫耕也、種也、耨也、所爲施於田之序也、而禮云、義云、學云、可施於田乎、其意明明針對人情、而教化寓焉、此乃正喻雙關之語、組文造句之美、已足令人感發興起而有餘、古人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况因文見道、經正民興、立言其可以忽諸、是不具論、大凡田之爲質有肥磽、自非石田、必可芸穫、猶夫人非下愚、之必待陶成也、至若墾殖之勤惰、雨露之多寡、天時人事、相應以諧、然後可以課美利而呈歲功、書曰、若稽田、既勤數菑、惟其陳修、此物此志也、夫荒穢污萊、田之變也、猶夫人放浪蕩決之無閑檢也、故必施以耒耜、汰其灌莽、然後良田乃出、循此而斟酌播種、時其培溉、防其踐蹂、禁其樵牧、然後勾萌條達、而善端見矣、然稂莠不除、嘉禾不育、芟夷薙鋤之不謹、必致墮厥前功、故禮耕義種學耨、事非一端、繹其指趨、亦即入德之先後耳、夫惟聖王執御世之大柄、得禮義之本要、而後能通人情、通人情、而後能治人情、蓋爲治之術、夫亦曰通德類情耳、養欲給求耳、後世君人者、不明此道、日皇皇焉、設條教、飭刑法、且號於衆曰、正人心、端風俗、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吁可慨也夫。

語多精湛文亦往復有情豪無頭巾氣

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考

周寶書

太史公自序稱、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班固作傳、乃言其十篇缺、有錄無書、此十篇者、據張晏註、實爲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斷列傳、而其後辯者紛如、案漢書顏師古注、即首言序

日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知幾史通、又以爲十篇未成、有錄無書、並駁張氏遷沒後亡之說。四庫提要宗之、朱子語類則疑史記當時不會得刪改脫稿、意與此略同、趙翼餘叢考亦云、史記本未爲完書、趙氏又據自序、謂律書卽兵書、以正師古之說、至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則謂十篇惟武紀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爲未成之筆、但可云闕、不可云亡、且言景紀傳傳、及將相年表、太始以前、俱子長元文、禮書、樂書、非後人所補、又本師古說、謂本無兵書、律書見存、卽是兵書不亡、並以索隱兵書不補之說爲誤會、凡張氏以爲亡者、皆致疑問、直云不見所亡何文、噫、王氏此論、未免有武斷之嫌矣、考史記集解、引衛宏漢書舊儀註曰、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國志、王肅傳亦曰、漢武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可知當時觸犯忌諱、既經刪削、遂有佚亡、班志稱十篇有錄無書、固係事實、特未言其所以然、卽張晏所註、亦必有所依據、蓋晏生當三國、與王肅同時、去漢代未遠、見聞自屬較確、卽如褚少孫係潁川人、爲元成間博士、亦賴張註而始明、然則今本所有、意當時本自闕如、若武紀自孝武皇帝、初卽位以下、直錄封禪書、係褚先生所補、固已由晏註明、其他經後世因沿覓補、或較陸續晚出、此固事理所必有、而劉朱王趙諸家所謂未成者、未可信矣。至師古據自序言、本無兵書、而王趙謂卽律書、然考序目非兵不强數語、與律無涉、再考律書本文、則僅開始兩三行、牽合六律、其後殊不更及、誠如索隱所言、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竊謂漢武之世、用兵獨多、子長作書、不容無一語道及、且自序篇尾、鄭重申明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云云、律兵分挈、似不能以律該兵、今觀律書兵者、聖人所以討疆暴以下、頗似史公原文、而叙至文帝以後、戛然而止、其結論太史公曰數語、亦僅就文帝而言、意於武帝尙有微詞、遂同二紀削除、不可考矣、頗疑序目作律書第三者、

本係兵書、因原書亡失、遂被後人誤改、而律歷或原爲一書、乃分爲二、觀其序文、頗爲近似、故索隱謂分歷述以次之、且結論後隔行書曰以下、專言律呂、與兵事毫不相涉、此方係律書本文、而闌入篇末、趙氏所以有此篇最無頭緒之歎也。總之、刪補之餘、諸篇缺誤、自所不免、而迭經後人續綴、淆亂滋多、據章懷註班彪傳、補史記者、褚少孫外、尙有揚雄劉歆陽城衡史孝山之徒、而漢志所載、馮商續者七篇、韋昭註則言其受詔續十餘篇、屬入與否、靡得而詳焉、然則讀史記者、但當觀其全體大意、就其文之奇偉雄肆、確出于史公者、精研而慎思之、斯可矣、至如樂書所補、首段文字、自非史公不辦、而述至武帝時、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當族、以下突接樂記全文、殊不銜貫、宏語之下、與律書同、必有佚文、諸篇似此、從可類推。褚先生之補龜策傳曰往來長安中求之不得、然今有原文出子長者、王氏謂爲褚所未見、不知何時出而得行。是王亦認爲當時實已一度逸亡、褚又言嘗求三王世家終不能得、王氏亦引證之、而竟以爲各篇均未亡失、豈非自相矛盾耶。然則班傳之後、張註之前、其有錄無書、或補而未全、自非誣語。今雖文意或有參差缺誤、猶得裒成全書、足慰汲古者之玩索、亦不可謂非厚幸矣夫。

精力彌滿萬象在旁

爾雅釋詁諸篇與近今譌譯同義試解釋釋字之形義

范 成

爾雅爲訓詁之書、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此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孔疏語）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地遠則有譌譯、時遠則有訓詁、有譌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夕、其道一而已矣。今觀爾雅十九篇、篇上一字皆曰釋、而獨無釋字之訓、惟釋詁篇云釋服也、此則別爲一義、與篇名上之釋字不同。夫欲明字義、必審字形。故許叔重造說文、凡篆文一字皆合形與義而兼言之。說文曰釋解也、從采、采取其分

別物也。從罍聲。解者言其義、采者言其形、而罍則第言其聲。（此所謂左形右聲）雖然、凡形聲字之構造、不獨形之中有義、即聲之中亦有義焉。釋從采、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又從罍、罍引繪也。（案罍本作罍从廿罍聲今罍行而罍遂廢又引繪也各本皆作引給也今從段本）隋唐相傳說文古本作引繪而長之、（見說文段注）是采有分別之義、罍有引申之義、合采與罍而爲釋字之形、即合分別與引申而爲釋字之義。許君訓釋曰解、解判也、從刀判牛角、見說文角部）此第就左旁之采字以爲說、而右旁之罍字似專屬乎其音、而無關乎其義、實則不然。例如支部之數、罍、聲也、而亦訓爲解。糸部之繹、罍聲也、而訓爲抽絲、抽亦引也。（見手部）言部之譯、罍聲也、而訓爲傳四夷之言、正與通古今之言相類。且凡罍聲字皆有長義、爾雅釋山、屬者罍注云、言絡繹相連屬。廣雅釋器云罍長襦也、凡物引申之則長、故字竝從罍。然則釋之從罍、其義之取乎引申明矣。不獨此也、凡罍聲字又有明義、方言釋明也、小爾雅數明也。洪範曰圉、史記宋世家圉作涕、集解引鄭氏書注云圉者色澤而光明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赫輝輝而爛坤、李善注云、輝輝光明貌。蓋古今異字、必以此釋彼、而其義始明、此釋之所以從罍也。至於采從采而訓爲審諦、悉從采而訓爲詳盡、亦與釋之從采同義、則又不待煩言而解者矣。

## 觸類旁通徵引賅洽

擬杜甫秋興八首用原韻

韓知白

黃葉蕭疏滿遠林、長松百尺鬱森森。澗邊水落寒潭靜、嶺上雲生小院陰。伏枕空懷憂國計、登樓易起望鄉心。沈寥大氣清如許、四壁蟲吟答急砧。  
上林落照夕陽斜、携杖登臨感歲華。幾樹丹楓添畫稿、數枚紅蓼映漁槎。魂銷羈客聞長笛、夢遠征人咽鼓笳。點綴名園秋意滿、晚香勁節是黃花。



西山迢遞帶斜暉、一抹炊烟漸入微。露冷樹杪蟬已寂、霜寒榆塞雁初飛。悲秋宋玉憐何極、作賦安仁願竟違。有客乘時投筆起、驂騑開路草初肥。勝敗從來似舉棋、低回往事亦堪悲。棘門灑上皆兒戲、海晏河清或有時。借箸奇才資策略、歌風猛士效驅馳。兼葭白露詩情遠、惆悵伊人繫我思。茫茫禹域舊河山、烽火連天戰伐間。作客中懷悲逆旅、思歸有夢戀鄉關。桃源避世忘秦漢、斗室嘯歌樂孔顏。遲暮修名嗟未立、終慚難與古人班。功名濁世笑羊頭、蒿目橫流春復秋。獻策長沙應痛哭、感時平子發深愁。欲回劫運聞鳴鳥、肯把人情伴海鷗。既倒狂瀾憑力挽、陸沉太息說神州。書生隻手奏膚功、攬轡澄清指顧中。數政滌瑕兼蕩穢、化民一道更同風。機槍淨掃銷兵氣、符袖無空重女紅。求牧任官先令宰、千秋循吏首文翁。平平王道自逶迤、同軌同文遍澤陂。布穀呼晴梳綵羽、飛鴉食甚集桑枝。東周道廣教能溥、南國化行俗亦移。寰海鏡清新氣象、凌烟閣上大名垂。

詩和韻極佳

擬蘇軾戰國任俠論

慕瞻

嗟乎、戰國之世、蒼生之禍亂極矣。其君臣則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而一時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或以刑名兵法之學進、或以縱橫捭闔之術顯、或以開阡陌盡地力之說干當時之君若相。是故靡歲不戰、無年不盟、生民之肝腦塗地、老弱轉乎溝壑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然而閭閻之呻吟未已、君臣之名分尚存、東西周之天子、雖若弁髦贅旒、然而卒無敢加以放逐迫脅、公然犯天下之大韙者、何也。則以爾時之國君、猶慕尊賢禮士之虛名、至於擁篲迎門、卑詞厚幣、而其當國之大臣、亦皆能招納豪俊、適館授餐。若齊有孟嘗、趙有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秦有呂不韋、燕有太子丹、莫不以門下有三千上客自豪。或夸珠履、或侈玳簪、或出有車而食有魚、或尊屠狗與禮抱關。卽如荀卿大儒也。亦三爲齊祭酒、一爲蘭陵令。孟子亞聖也、亦以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于諸侯。是故小民雖疾首蹙額、嘆息痛恨於南畝。而游士爲四民之首、其智慧超出庸碌凡夫者、固莫不高車駟馬、錦衣畫行、以爲宗族交游光寵矣。迨至秦之始皇、奮其武力、統一宇內、墮名城、殺豪傑、悍然不顧、焚書坑儒。於是身沒未幾、屍骨未寒、而陳涉吳廣項梁項羽劉季陳餘張耳之徒、皆已環顧而起。不曰此可取而代也、則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所以破函谷一丸之泥、舉咸陽三月之火、而孺子嬰繫組道旁、數百年之宗社、亡也忽焉。蓋戰國之君尙能揮金養士、而始皇父子皆欲予智自雄、帝制自爲、是以事之成敗頓異、祚之修促不同耳。昔者曹參入相、而以勿擾市獄爲寄。亞夫治軍、而以吳王濞未得劇孟自喜。然則游俠之雄、固亦關係于國家之興亡、觀於戰國之已事、可以鑒矣。

文筆精警自是好學之士

課藝選錄(第十一次月課)

孟子以不嗜殺人者爲能一天下說

范 成

昔人謂天下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然自三代而下、合之日常少、而分之日獨多、豈天實爲之乎。曰非天也、人也。戰國之時、七雄並峙、皆欲以力征經營天下、由是民之生乎其間者、或死於兵、或死於政、(孟子謂殺人以刃與政無異)多不能安然保全其性命。夫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爲之君者乃驅之使就必死之地、則其親離而衆畔也宜也、又惡能合天下以爲一家乎。孟子因梁襄王孰能一之之間、對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

人者也。是直謂七國之君、無不虺蜴其心、豺狼其性、磨牙吮舌、不擇肥瘠而甘焉、言之毋乃太過乎。且當日者、梁惠王盡心國事、移粟移民。齊宣王見鸞鷖鯨之牛、而易之以羊。跡其仁民愛物之風、固自有不可泯沒者。乃一例稱之曰嗜殺人、其將何以服之。雖然、孟子所謂嗜殺人者、非以人之引頸受戮爲快也。特喪失其不忍人之良心、而使無辜赤子櫻鋒鏑、困輓輸、陷刑誅、苦稅斂、至不獲安居而樂業、考終而正命、雖不殺猶殺也。殺之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猶復籍丁壯、繕甲兵、積貨財、廣府庫、以求逞一己之大欲、得不謂之嗜殺人乎。孟子有見於當世人君、以兵與政爲殺人之具、嘗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又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然則七國之君、不獨可謂之嗜殺人、直可謂之嗜食人。人君而嗜食人、則天下之民、必且避之唯恐弗及、猶望其歸如流水、以成一統之治乎。當是時、苟有一不嗜殺人者出、而救斯民於水火、將見不戰而屈人之兵、天下之一、可翹足待矣。惜乎時君冥然不悟、日以嗜殺爲事、紛紛擾擾、積二百四十餘年、天下猶未統一。迨至秦併六國、暫合旋亡、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與民更始、遂以奠漢家四百載之王業。此無他、不嗜殺人故也。由是觀之、孟子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哉。

#### 後唐明宗論

范 成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而後世帝王、莫不欲據爲一家一姓所私有、尊榮安富、傳之無窮。於是百出其計、以愚民弱民、使不能起而反抗。而民之顛連困苦、則漠然無所動於其中焉。五季之時、八姓十三君、紛紛攘奪、皆將以天下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也。然前後五十五年間、君如奕棋、國如傳舍、卒莫能維持於永久、亦可見天命之有定、不容以人力爭矣。後唐明宗以胡人主中國、在位八載、幾於小康。而其得之也、既非出乎逆取、其守

之也、又不欲以自私、故君子猶有取焉。或謂明宗始則重用安重誨、生殺予奪之權悉以付之。及重誨誅而范延光趙延壽踵之以進、姦邪且出重誨右、以致身死國亂、孽子悖墜、猶爭於中、而契丹遂乘之以入、亦可謂不知遠慮者矣。然夷考其行、蓋深信命之前定、而將以天下公諸天下者也。當莊宗時、郭崇韜李存乂李繼麟輩駢首夷族、朱守殷戒以震主之勳、勸爲遠禍之策。而明宗則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委之於命耳、其信之堅而言之決如此。迨莊宗被弑、不得已而襲大位、初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故綱目書之無微辭。即位伊始、即禁制刺史以下毋得貢奉、諸使貢奉毋得斂於百姓。又嘗與宰相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因問年豐百姓是否贍足、宰相對以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於是誦進士薛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卻心頭肉。明宗遂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此其關心民瘼者至矣。抑更有進者、史稱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必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觀於此言、其澹然無一毫利天下之私心、昭如日月。豈視天下爲一家一姓所獨有者、可同年而語哉。蓋明宗之爲人、惟其信命、所以敬天、惟其敬天、所以愛民。雖不能以天下傳之子孫、而民之受其賜者固已大矣。以目不知書之胡人、而能若是、可敬也夫。

第一藝老筆紛披譏量卓越次藝熟於五季史事斷制亦復謹嚴

菊花賦

薛元量

八月九月之交、三弓兩弓之地。有晚秀之寒花、近新霜之天氣。東籬對酒、蕭閒處士之情。南國餐英、振觸騷人之意。原夫菊之始藝也、根植欲深、泥鬆待理。燥濕宜調、陰晴勤視。愛初日之微烘、喜和風之乍起。於時菊新栽、有似乎綠衣之稚子。細葉徐舒、繁枝翹舉。

淺黛之羣、芳情欲語。垂玉佩之珊珊、炫羅衣之楚楚。於時菊始胎、有似乎含羞之嬌女。娟娟月夕、皎皎霜晨。英常綴露。淨不沾塵。影婀娜而尙弱、枝綽約而有神。於時菊半吐、有似乎背面之佳人。迨夫芬芳噴溢、萼跗繁敷。隔枳籬而欲笑、編葦管以相扶。蝶敲板而弄影、蜂盜金而抱鬚。於時菊盛開、有似乎凝粧之麗姝。秋色蒼茫、秋風送涼。伴寒蟬兮欲泣、聞斷雁兮增傷。忽感懷於明日、空回首於重陽。於時菊漸謝、有似乎半老之徐娘。嗟嗟、秋何菊而不芳、菊何秋而不黃。物有時而榮悴、人乘化以徜徉。於斯時也、正宜學畢公之蟹、傾陶令之觴。笑滿頭之可插、及三徑之未荒。獨憐開傍戰塵、望故園而欲涕。（杜詩遙知故園菊應傍戰塵開）莫便淡嫌老圃、幸晚節之猶香。回憶魏宮頰枕、鄜水稱觥。誇一時之挺秀、紛五色以爭榮。或如俠客黃衫、兀傲筵前之態。或如昭容紫袖、徘徊戶外之情。或疑姑射仙人、曳綺衣而入夢。或訝侯門僮婢、飄紅拂而來迎。蓋已極眼前之絢爛、而未計乎秋後之零清。無何、滿地飄零、憔悴隱逸。實疏隴與斷畦、伴黃橙與綠橘。遂使易安居士、銷魂獨對西風。杜陵詩人、垂淚有懷他日。（杜詩叢菊兩開他日淚又南菊再逢人臥病）。

賦筆嫺雅允稱作手

孟子以不嗜殺人者爲能一天下說

周書

備自春秋以降、迄於戰國、其始也據諸侯以伐諸侯、其至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生靈之塗炭、至斯已極。而天下紛紛、地醜德齊、莫能相尙。人主之大欲莫遂、民心之歸往無從、甚可哀也。孟子生當斯世、抱已飢已溺之心、慨然以平海天下爲己任、力倡仁義之說、冀破當時功利之積習。其對梁襄王一天下之問、則曰不嗜殺人者能之。蓋深有痛於殘民以逞者之暴行、而欲挽救劫運於萬一也。古語有之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生萬物本以仁愛爲懷、爲人君者乃獨甘於殺戮、反其道以求得天下之愛戴、豈非南轅而北轍哉。方

孟子之見梁惠王、首以仁義爲言、且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可知上下交征利、勢必出於爭奪、且必養成殺人之嗜好。其卒也、嗜殺人者人亦欲殺之、所謂民欲與之偕亡、雖與之天下、其能一朝居乎。孟子又言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亦以當時在位之人、靡不惟利是視。殺人之道既多、死於刃者與死於政者、國國相望。一方則率獸食人、一方則爭民施奪、於是乎斯民之飢而死者踵相接也。於此而欲一天下、又烏從而一之。昔者大禹下車泣罪、文王視民如傷、湯武伐罪弔民、而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玄黃漿食、迎附恐後。此無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是以民之歸之、如水之就下。故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豈虛語哉。書不云乎、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至於嗜殺人、則其虐燄詎有涯涘。此所以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也。戰國之君臣、虐用其民、甘嗜殺人而不自覺、皆孟子所謂獨夫與民賊耳。其視孟子之說、祇見其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卒之相率同歸於盡。嬴秦又以暴繼之、故雖滅六國而不能安享、終爲王者驅除。逮及漢高以豁達大度之風、約法三章、除秦苛法、而天下始定於一。孟子之言、終乃大驗。然則欲有天下者、舍仁義其孰與歸。

議論明允筆力亦健

後唐明宗論

韓知白

余讀後唐明宗紀、而歎明宗不獨爲五季之令主。而實三代後之賢君也。自秦漢以降、史冊所載、英君諠辟、指不勝屈、或以文治顯、或以武功著。然大都志得意滿、旦夕汲汲爲子孫萬世之計、則其心私而不公。若史所記明宗者、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大哉斯言、推是心擴而充之、即禹稷之已溺已飢、文王之視民如傷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所以養民也。今使君人者巍巍乎居億兆之上、坐視民之顛連困苦、而不謀休養生聚之方、甚者窮奢極欲、舉天下以奉一人。聲色狗馬之好、宮室苑囿之

樂、厚斂封殖、威福恣肆、是則孟子所謂獨夫而已矣。明宗之世、果何世也。自唐末盜賊倣擾、海內鼎沸、禍亂相尋、迄無虛日、民之困於水深火熱者將百餘年。明宗生長兵間、稔聞熟覩。及誕膺大寶、自審無撥亂反正之材、中懷愧疚、獨居深念、爲此祈禱之辭、其愛民之誠、昭然若揭。至於不邇聲色、不嗜游畋、獎廉潔之宰、懲貪殘之吏、則又兼漢文之躬行節儉、漢宣之綜覈名實。而惜乎當時輔佐之臣、類皆庸碌無所短長、未能承流宣化、拯黎庶於塗炭。而刑政失宜、致君臣父子之間、變故迭生、讀史者所爲長歎息也。嗟呼、明宗夷狄之人也、目未讀詩書之文、耳未聞師保之訓、而其識量、乃超乎尋常萬萬。則謂爲三代後之賢君、夫復何愧。

鬯茂條達略無疵累合作也

香山看紅葉詩序

黃復

西山爲神京之右臂、分大行之一支。龍臥虎蹲、煙開霧合。水泉流行、草木繁滋。有助竹柏之懷、時流梵唄之響。而奇峯秀出、尤以香山爲最著。山舊屬宛平縣境、蜿蜒翔躍數十里。其間幽谷丹巘、嵒岬崔峯。狀如爭獻瑰璋、闐然莫能匿。春時杏花最盛、國初諸老輩咸讌集於此。若夫秋霜乍凝、天宇澄霽。流水小橋而外、澹煙疎雨之餘。則斯山紅葉尤所著稱。都人士往往歎侶命儔、頻來遊賞。望中迢遞、寒生雁影之天。吟罷徘徊、濃入樵夫之路。蓋發之於篇章、見之於紀載者、振振乎未能更僕數焉。自頃以還、郊坰不靖。揚塵者連車、剗灰者十刃。翠微諸勝、遊眺罕及。而斯山獨屹然无恙、則又兵火瘡痍之餘也。余偶遣幽憂、及秋來陟。於時紅葉方酣、紛披如積。少休而至於雙清別墅、憑闌列坐、秋事大獻。爲目奪心誘於千仞之表、怡神澹志、殆難爲懷。蓋余之看紅葉、若是乎極其趣也。因賦小詩、藉紀勝概。凡得如千首、即題曰香山看紅葉詩。世難如山、窮愁似海。乃猶浪迹泉石之區、託興篇

章之末、得母有詒癡符之謂乎。壬午冬日序。

序筆雅潔作手也

後唐明宗論

陸繼昌

歐史唐莊宗紀、於同光四年三月、大書李嗣源反。綱目不書反而書討、鄴兵劫嗣源入鄴都。二說宜孰從、吾得以趙在禮貝州之事爲斷、且以楊仁晟及小校之被殺爲衡。嗣源將親軍討鄴、其時初无反心也。在禮將魏軍戍瓦橋還至貝州、其時亦无反心也。在禮因軍士皇甫暉等、環以白刃、遂與亂軍合而爲之帥。嗣源因軍士張破敗帥衆焚營大噪、遂與在禮合而入鄴城。始也其心同、繼也其事同、謂嗣源不反、則在禮亦不反。歐史於莊宗紀、書趙在禮反於貝州。於趙在禮傳、書在禮從之遂反、於嗣源不書反、无以服在禮也。然而嗣源之子、爲其父原矣。曰吾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諒其心、嗣源之臣、又爲其主原矣。曰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吾謂逼劫云者直畏死之辭耳、安有不畏死而畏逼劫者哉。皇甫暉之作亂也、推裨將楊仁晟爲首、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不從又殺之。如仁晟與小校者、可謂不畏逼劫、而殺身以成仁者也。嗣源爲親信重臣、身受獻祖武皇莊宗三世厚恩。乃臨難竟一裨將小校之弗若、詎可以逼劫藉口。而秉史筆者、更不可以逼劫爲之原也。孔文舉之論馬日磾曰、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斯言也可以斷是獄矣。然而綱目不書其反者何也、尹起莘曰綱目於嗣源多恕辭、亮其无利之心也。吾謂嗣源入鄴在三月甲寅、是日也吾誠知其无利之心、迨丁巳以其兵南向、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據小坊馬三千匹以益軍、則其有利之心明矣。壬申入汴州、遣石敬瑭將兵趣汜水、則其有利之心明矣。四月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賊臣在側而不討、元子在外而不迎、則其有利之心、更不俟論矣。然則嗣源无利之心、亦僅甲寅乙卯丙辰三日已耳。以三日之无利心而恕其席人之寵、篡人之國、



飭人之祿、殄人之祀之罪、不謂之失出不可也。夫趙盾許止、皆无利之心者、僅不討賊不嘗葯耳。而春秋不以其无利之心、輒恕之也。且嗣源初立、惡宦官亡國、令諸道盡殺監軍、而孟漢瓊則爲宣徽使、郭宗翰之死人情震駭、而任圜安重誨亦不免於誅。劉后爲尼於晉陽、使人殺之、而王淑妃則居宮中用事。夫莊宗之失、莫大於任宦官親女謁殺大臣、嗣源皆躬蹈之。遂令重誨以剛愎而亡身、范延光趙延壽又以唯隨誤國。然則史稱明宗有道亦小功小美已、大者无足錄也。嗚呼長興之末、宰相无短長、至親无可恃、明宗之躬、可謂窮矣。猶得稱賢者、亦以薄賦減稅、一念好生、微有近於古爲君之仁者焉。茲益信无道之世、愛百姓尤不可不亟也。

議論風發筆有斷制非故爲苛責者比

方望溪漢高帝論書後

陳梅庵

望溪方氏之論漢高帝也、以爲漢仍秦故、不能與古法、復二帝三王之治、乃高帝之過。固哉方氏之論、何其迂濶不近事情、其亦未嘗熟計當日之時勢、與夫高帝之爲人也歟。夫三皇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况道與法異、貴在因時而制宜。道也者、仁義禮智三綱五常之德是也。堯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是道也不可與民變革者也。法也者、制度文章禮樂刑政之屬是也、文武不必因禹湯、禹湯不必因堯舜。是法也、不妨與世轉移者也。自秦失其政、楚漢相爭、智者用其謀、勇者奮其力、五年之間、卒由高帝統一大業。斯其時非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乎。願高帝起自田野、輕士嫚罵、不事詩書。其縱觀秦皇帝也、則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其初入咸陽也、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則欲留居之。至於叔孫定朝儀、則始知皇帝之貴。陸生稱詩書、則自矜馬上之功。綜其前後言行、直欲博一己之富貴、豈爲天下計、更何足語於堯舜禹湯文武之政乎。迨夫過魯以太牢祀孔、則籍

崇儒之名、以掩輕士之習。十一年下詔求賢、則以利祿籠絡人才、欲防天下後患。是皆高帝施其權術以愚其民、以固子孫帝王之業者也。乃史家稱其豁達大度、已覺失之過諛。而方氏乃竟欲其興復二帝三王之治、不亦憂憂乎其難哉。

足矯經生論世之見的是佳構

方望溪漢高帝論書後

鍾重勉

竊嘗讀方氏漢高帝論而不禁歎曰、甚矣哉知人論世之難也。方氏之論曰、二帝三王之治盪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又略謂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俗變猶近而易返、文獻雖微而未盡亡。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子孫循習、垂四百年。不特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而後此復何望哉。推方氏之意、是責漢高以不能變革秦法、以行二帝三王之治、爲其過也。夫以武丁之賢聖、尙不能媲美於成湯、宣王之中興、亦不足追迹於文武。今以村野之匹夫、夙不解詩書禮樂爲何物、而乃望其恢復積德累仁二帝三王之大業、豈非期鷲馬以騏驎之德、而謂燕雀宜有鴻鵠之志也哉。抑何其迂闊未切於事實也。且方氏亦嘗念及漢高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其在位共歷幾年乎。考史書所紀、自乙未冬十月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二月立沛公爲漢王、至丙午夏四月帝崩於長樂宮、總計在位祇十有二年。此十二年間、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及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此其政事之落落大者。其他歲月則自滅項羽後、擊韓王信、擊淮南王布、戎馬倉黃、干戈擾攘、綜漢高一生之功業、半銷磨於車塵馬跡之中。又豈有閒暇之時、而與相國坐而論道、以討論自古帝王之大經大法也哉。若是乎漢高之不能上繼二帝三王之治、不特才不能勝、亦其時所不許也。此則當爲漢高原者。然則方氏之論、其將不足以存乎、曰是又不然。蓋方氏立論甚高、是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者。然以此責諸漢高、則嫌於稍苛、恐亦不能任其咎也。若以此責諸文景之世、則庶乎其可。何以言之、縱觀三代以下、所最足惜者、當漢初文景之際、君與相惟知篤守黃老之學。僅使百姓相安於甯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未能上躋於王者皞皞之俗、是不能不引爲遺憾者也。由此言之、方氏所論、豈可不謂爲理學家之名言也哉。

精熟史漢推論有識知爲績學之士

菊花賦

王壽珉

宿雨東霽、大火西流。金風拂面、璧月當頭。天地乃肅、萬物始收。念蒲柳之先零、眄桐陰之不稠。蓮房垂而粉墜、丹桂落而香休。慨百卉之道盡、以何花而殿秋。於斯時也、菊花始胎、春陽乾曝、夏令雨栽。剪枝挿土、糞溉壅培。或接以蒿艾、或繚以莓苔。或移之盆盎、或置之池臺。或散見於戰場、或分蒔於籬隈。冒雨爭豔、經霜復開。人以菊爲花之隱逸、余亦唯唯而和之曰意深哉。爾乃靈和稟氣、根葉俱香。絞汁則白、正色惟黃。餐落英於楚俗、挿頭巾而相羊。悲九秋之晚晚、幸三徑之未荒。采擷何妨、入高人之裾袂。飲餐却病、佑君子之壺觴。登玉筍兮升真、酌酈水兮年昌。制頽齡於元亮、訝辟禍於長房。若其爲態也、綠苞如珠、纖莖似鐵。羽葆攢葉、松筠比節。和露披開、迎風芬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雪。淡者如綃、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坼者如訴、含者如咽。俯者如思、仰者如悅。覆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疏者如缺。鮮者如濯、慘者如別。初茸茸而重疊、次鱗鱗而波擊。尖叉互扭、勾帶蟠結。錯綉成霞、冰玉比潔。披離有老漁之箋、纖嫩有西施之舌。斯可謂盡態極妍、昭然若揭者矣。然而鞠還從鞠、花盡無花。鏖戰青霜、宵深人寐。遄征白雁、月伴籬斜。幾度樊川開笑口。豔傳左史擅才華。旣殿晚香之最、偏宜處士之家。頌曰我評花品、此爲第一。脫落羣芳、獨占秋日。其大

盈尺、其馨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櫛比。玫瑰含羞、芍藥自失。天桃斂跡、穠李慚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葳屈膝。牡丹雖王、敢懷憤疾。於梅猶兄、水仙乃姪。孰修花史、敢告秉筆。

佻色端稱獨具匠心不苟之作

課藝選錄(第三屆甄錄試)

讀會文正公原才論書後

劉仲斌

天之生才也不數數觀、天生才以爲天下、人遂謂天下之變、無不可責望於才。而才逢世變、何嘗不思身濟其艱。其狂天下也重、其視天下也切、其謀天下也自不容不厘以周。世之人深窺夫所以託才之故、與才所以應天下之情、夫然後歎才之繫於國家者如是其匪輕也。蓋人材之興、初不必限於時與境。使有一二人焉當路乘時、得風氣之先、而首爲之倡。則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足以移風易俗而有餘。其卒也無往不讎、有感斯應、削平大難、安定民生、然則人才之繫乎國家不綦重哉。夫天下之亂不亂於亂之日、必有所由興。而天下之治、亦不治於治之時、蓋必有所兆。亂果何由興、治果何由兆、夫亦曰視乎人才之窺與舉錯而已。使人才而咸良、且獲登庸也。則雖一二人當路、多所培植、廣爲汲引、拔茅之占、樸棧之詠、不難復見。況乎一二人者、廉隅自礪、楷模是資、心之所嚮、罔非正軌、無虞歧塗。則騰蛟起鳳之儔、風虎雲龍之會、莫不乘時應運而起。其正人心挽風俗、削平國難、安定民生、豈非指顧間事乎。不然有才焉、隱於甕牖繩樞、辱於槁項黃馘、非惟有失天之生才本意、抑且失一移風易俗之機、撥亂反正之會。則蚩蚩之氓、比比皆是、奚由領導而趨於正鵠乎哉。嗚呼、再讀湘鄉曾氏原才、不禁重有慨矣。曾氏以人才之所繫綦重、而欲得人才、使之救正人心、轉

移風氣、義利之嚮極微、而關乎天下安危之機甚鉅。誠揣本探源之議、而非耳目論所可方擬也。夫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本非兩端、實乃一途。使有才焉而喻於義、則衆罔不惟義是趨、否則祇喻於利。馴至惟利是圖、而衆亦莫不見利忘義、貪冒頹隳之風熾、而天下事不堪問矣。夫然後歎天下託才之疏、而責才應天下之情薄、豈不謬哉、豈不謬哉。

氣息樸茂筆勢崢嶸非澤古有素者不足窺其涯涘

讀曾文正公原才論書後

范 斌

人才之盛也出於天乎、抑出於人乎、愚以爲生才者天也、而成才者則人也。天之生才、惟賦之以聰明智慧、而其爲賢爲否爲聖爲狂、則一聽人之自擇、而無法以主持之。然人之所以能成其才者、必有一二非常之人、以爲之領導。使其聰明智慧、不至於誤用、夫然後人才日出彬彬乎有菁莪棫樸之風焉。然則天下固不患無才、患在有才而無人焉以領導之而已。曾文正公當洪楊猖獗之時、獨能網羅英俊、削平大難、人才之盛、無與倫比、論者以爲時勢爲之、而實則皆公一人領導之力、非偶然也。今觀其所著原才論、然後知公之自負爲不凡矣。論中以爲此一二領導之人、達而在上、固足以轉移風氣、即窮而在下、亦能使習尙爲之一變。蓋以一身爲天下倡、於是天下之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乃今之人輒譏錫焉以才難爲患、而不知天之所以予人者、聰明智慧、古與今無異也。果有一二人焉、謹其心之所嚮以領導之、不獨五臣十亂、可再見於斯世。而天下之風同道一、出其才以爲國家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者、又何患無人乎。公之此論、蓋以陶鑄天下人才爲己任、而又欲當世之士大夫、各盡其責、能拔十人百人中尤者而材之、以期收救於數十年後、此其爲國家計者、可謂深且遠矣。乃公歿曾未百載、而天下士大夫多未能惴惴焉謹其所嚮、卒至壞風俗而賊人材、此豈公所及料哉。吁可慨已。

語能中的筆無旁瀆自非老手不辦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論

裴希彭

今之謀國者、每日文事宜修也、武事宜備也、政治刑罰宜講明也、非此似不足以見立國之精神。然立國之道、別有所在、芸芸之衆、陳陳之粟、太平時一若無甚關係。至國家多事之秋、非民無與守邦、非食無以餬口、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得食則生、弗得則死、然後知古先王之所以注重於民與食者、別有立國精神、爲不可及也。語云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旨哉斯言。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國之得失、皆繫於民、所謂民爲邦本者、誠非虛語。豳風一詩、言民食者甚衆、使成王知稼穡之艱難、此固周公愛君之深心、實亦爲治之至理。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倉廩實然後知禮節、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民有飢色、野有餓殍、雖移民移粟、非善策也。食之關係於民者不綦重與。古之善爲治者、莫盛於唐虞。一則曰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再則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奏庶艱食鮮食。民與食皆親切告戒、放勳重華之政績、亦不過於民食特加之意耳。且夫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得其民者得其心、得其心斯得天下矣。而粒我蒸民、尤爲握要之圖。使飢餓相迫、雖嚴父不能有其子、在上者能有其民乎。此理之必然而無疑者。世之衰也、莫不先視民如草芥、飲食若流、爭地則殺人盈野、爭城則殺人盈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竭澤而漁、羅掘一空。人有呼庚之歎、士無宿飽之溫。一旦萑苻徧起、椎埋日多、挺而走險者、先仆後起。飢民所至、到處成寇、舟中之人皆敵也。始恍然於民不可狎、國非其國。而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知爲古昔之良法、則已噬臍莫及矣。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竊願爲治者三復此言。

文成法立不蔓不支

讀曾文正公原才論書後

韓知白

余嘗讀曾文正公原才論、而竊歎其言之痛切著明也。自來有國家者、每以人才不足爲憾。夫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時無才、何地無才。殆患在上者無甄陶裁成之方、在下者無覺世牖民之術。故雖有美才、往往沉埋淹沒、終其身不能自現、此則深爲可惜者耳。三代以上、政教合一、國無異教、人無異學。設庠序、立師儒、有不率教者、則夏楚以收威、屏逐以示懲。於是乎聰明才智之士、皆得以明體達用。上焉者作干城腹心之選、次亦不失爲奔走禦侮之才。菁莪造士、棫樸作人、化行俗美、人才衆多、讀史者神游其間、輒穆然遐思也。逮乎後世、政教不修、而士之瑰偉奇傑、特立獨行者、乃起而操君相教化之權。九流百家、紛然並作、蚩蚩者氓、方苦無所適從。苟有人焉爲之先導、則羣往景從、若夜蟲之赴火。傳曰其作始也簡、其成功也鉅。其初不過一二人之言動、其既也如水就下、沛然莫禦、如火燎原、不可撲滅。故孔子以一布衣杏壇垂教、而七十子之徒、心悅誠服。洙泗之間、儒術大興、鄒魯文學、累世不衰。洎乎春秋餘年、蘇張之游說、申韓之刑名、西漢之黃老、東漢之節義、魏晉之清談、六朝之釋道、隋唐之辭章、宋元之道學、明之良知、清之考據、操術不同、持論各異。而一倡百和、蔚爲一代風氣、雖以政治之威力、竟不能稍爲抑遏。然吾聞之、人才出於學術、而學術與世運相表裏。學術純則人才正、而天下蒙其福、學術駁則人才偏、而天下受其禍。昔者孟子拒楊墨、而爲我兼愛之邪說不致流毒於後世。漢武罷黜百家、而仁義道德之儒術、乃維持國家於不墜。即文正當日、以一在籍鄉紳、手無寸鐵、練團勦匪、徒以忠義之說相號召。而父老子弟、聞風響應、卒以削平大難、一隅之地、人才輩出。而深慨當世士大夫、文恬武嬉、坐視國事敗壞、故爲此言、以冀後來在朝在野者、有以樹風聲而挽狂瀾。世運劇變、學說日新、惑世誣民之說、乘隙而入、驅天下才俊之士、入於

故途、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將如洪水猛獸之不可究極。文王而作、其感慨當何如也。

入後感慨蒼涼可歌可泣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論

郭宗威

天地一相生之機也、人物一相養之道也。先王之治天下、亦體天地好生之德、使人民皆能養其生、而措國家於磐石之安。蓋政在養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語所云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其義亦可概見矣。嘗考禹貢九州、詳載土田之肥磽、物產之繁富、貢有良規、賦有定制、所以保養民生者、無微不至。而善師國本民食之道者、厥維周禮。夫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節、九職皆萬民之職也、唯太宰以之、太宰任之。萬民之職即太宰之職、萬民之任即太宰之任、其所以重視民生者、豈非深悉夫國以民爲本乎。且九職中曰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掌山澤之材、藪物蕃育鳥獸、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百工飭化百材、商賈阜通貨賄、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所以使人民皆能自食其力者、又豈非深諗夫民以食爲天乎。蓋國之於民、亦猶萬物之基於根本、民之於食、亦猶萬象之仰夫天工。本根堅厚、萬物自榮其生意、天工化育、萬象自暢其生機、誠不易之理也。後世爲民上者、往往視人民爲專供國家之勞役、專納國家之賦稅、而不求夫人民之食德飲和、安居樂業。於是驅耕夫而執戈矛、害三時而多餓饉、田野荒蕪、村落荆棘。少林縱其斧斤、汚池半入置罟。西江緝瀾矣。中澤鴻嗷、而農不成其爲農矣。築長城、建阿房、徭役頻興、怨聲載道、而工不成其爲工矣。權鹽鐵、算舟車、行平準、置均輸、苛斂橫征、誅求無藝、而商更不成其爲商矣。是皆不知國本民食之道、以致如昌黎氏所云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然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耶。雖然所云國以民爲本者、亦先使之有勇知方、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也。民以食爲天者、亦必使之家給戶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也。



孟子曰得夫確民以爲天子、論語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皆可與國本民食之意相發明、有天下者亦可以知所取法矣。

一起氣象嶢嶢中間運用書卷如數家珍文筆亦雅飭不俗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論

柏熾燦

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孔子答門人之問、不去足食。管子曰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曰民爲貴、又曰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抵古聖先賢論立國牧民之道、無不以維國本足民食爲先務者。誠以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食。於戲、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之語、何其見之微而言之著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質言之、即生斯民也、必使有養、養即物也。天與之矣、而人絕之可乎。故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政德利用厚生惟和、是有國者之責也。夫然後民賴以生、國賴以寧、雖無爲而治可也。故欲固國本當先安民、欲民之安當先足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民無食矣、能不消乎、民既消矣、國能存乎。此理甚明、無待深論也。然吾因之有感矣。後世之有國者、迂王道、崇霸術、剝削其民、惟恐不至。王室日以豐、人民日以削、陷於饑寒者莫不惡生而樂死、大有予及汝偕亡之感。乃有國者方疾首蹙額而言曰、吾國何不固也、吾民何不附也、此豈非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昧於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之義哉。昔者梁惠王嘗憂其民之不加多、是知國以民爲本矣、惜其不知所以固本之道也。故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也。欲人民之不亂、國本之不搖、其可得乎。是故有王者作、必也不絕於天也。民既絕矣、國有不亡者乎、有國者其能倖免乎。明乎此則可知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之語之不可忽也、而欲維國本者、可不以足民食爲先務乎。

切實叢書語語中的

## 研究員作品選錄

周官爲羣經源本論

童震亨

六經皆先聖之典禮，王官世守，其制備於周官，而周官又爲羣經之綱領也。考周官宗伯之屬、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察其職則以用之喪祭遷國師旅諸卜筮者也。此易爲禮經之證也。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其職亦以用之喪祭饗射師旅之間，此詩爲禮經之證也。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其職則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祀天神、祭地祇、享先祖，此樂爲禮經之證也。大史所掌，爲喪祭師旅遷國及朝覲會同之典，春秋屬之、內史所掌爲叙事策命制祿、及賞賜之籍，尚書屬之、此春秋尚書又爲禮經之證也。固不待韓宣子適魯、而後始知易象春秋之爲周禮矣。然則六經既爲先聖之典禮，何以古皆守於王官、後皆散在師儒也。蓋古者政教合一、官師不分。先王以禮治天下，既以禮而爲政，即以禮而爲教。合則道一風同，其爲治也易。分則是丹非素，其爲治也難。此古之典禮所以守在王官、而周官一書，所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也。雖然，六經之道，廣大精微。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書也，如未嘗有春秋，其讀春秋也，又如未嘗有詩與禮樂，又何以會其通而極於一乎。不知六經之旨，所以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皆倫常之道也。倫常既明，則易之理可通於書矣，書之理可通於春秋矣，春秋之理，又可通於詩與禮樂矣。况復秉禮以制其全、設官以聯其統繫、分職以清其權限，此周官所以爲羣經之綱領也。梁書沈峻傳，峻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禮立義。則周

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斯言也、得其旨矣。夫六經成於周公、掌於春秋、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先王以之而造士者也、殆所謂大義是也。至易象春秋、則服古入官之事、殆所謂微言也。蓋周公位兼君相、思兼三王、集先聖之大成、創千古之典制、周官一書、所以統禮治之綱領。故首以宗伯掌禮、次以大司樂掌樂、大師大卜分掌詩易、又次以大史掌春秋、內史掌尚書。至於教民之事、則統之於地官大司徒、是又先乎造士之始也。其他諸官、亦復條分縷析、文理密察、此周之所以郁郁乎文、孔子所以學禮而從周也。然孔子雖有其德而無其位、故洙泗之教、通習詩書禮樂。而於教民之事、則守先待後、以俟王者。至易象春秋或發隱以致顯、或見顯而察隱、殆皆所謂微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即指詩書禮樂而言。夫子所謂博學於文、亦即所謂大義是也。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指易象春秋而言。顏子所謂約我以禮、亦即所謂微言、明非羣衆所通習也。惜乎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此先聖典禮所以不明也。然以求羣經之源本、而挈其綱領者有周官在。沈峻特精此書、後補西省學士、梁官儀經其助撰、使聖人遺典廢而更興、固不僅功在當世已也。

### 闡發題義精細融通洵爲合作

#### 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考

劉紹箕

詩大雅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岐、岐山、渭、渭水也、說文岐山有兩枝、故名、從山從支會意。一統志亦云山有兩岐故名。按禹貢導嶓及岐、此即陝西鳳翔府之岐山縣。禹貢又云治梁及岐、此乃山海經所謂狐岐之山、在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太王避狄、邑於岐山之下、文王生於岐陽、爲西伯時、仍國於岐、孟子所謂文王之治岐是也。其地即岐山縣。渭水在華國、華國在今陝西同州郃陽縣、郃陽即洽陽、近於周、文王娶莘國之女、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又云魏邈於渭。陝西西安府高陵縣南、今有渭南縣、唐人詩云渭水舊連秦地北、秦、即陝西也。又考地志、渭水自秦州清水縣流入隴州、逕岐、則岐固與渭水近、故連言之。薛居岐之陽、在渭之將。稱岐陽者、說文陽、高明也、釋名邱高曰陽、穀梁傳僖二十八年云、山南爲陽、爾雅釋山、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要皆高明之處。禹貢至於岳陽、詩在南山之陽、皆山之陽也。在渭之將者、傳訓將爲側、將之爲言牆也。爾雅墉爲山厓邊側之名、水厓邊側亦如是、故墉與將字皆從月、月者偏旁、即邊側也。在渭之將、猶大明篇所云在渭之涘、傳涘厓也、岐周在渭水之北、故曰涘。是詩言文王伐密之事、中言侵阮徂共、毛傳謂阮共皆周地、而密人侵之、故文王整旅以遏之。密即密須之國、在甘肅涇州靈臺縣、陝甘毘連、文王自周侵密之後、虜鮮原以作下都、而國仍在岐、故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也。

於訓詰輿地皆有考證足見留心經籍

讀史記荀卿列傳

馮學思

始余讀子瞻之論荀卿、謂其性桀紂而僞堯舜、敢於誹謗子思孟子、卒致弟子李斯以其學亂天下、而斷爲剛愎不遜。時余於四子五經外少涉獵、見陋識淺、且中於先入之言、以爲荀卿者誠儒門之蠹也。及讀荀氏書、殫究其意義、則所言未嘗不近理、雖於思孟有所不滿、視其非諸子者固有間矣。至於論性、亦自有特見、未可以厚非也。厥後讀韓文、其讀荀篇、則謂大醇而小疵、尙位於孟子之亞。於進學解則謂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且與孟子相提而並論焉。余竊喜其先得我心、而幸私揣之不謬也。然不知前乎昌黎者、太史公已論之矣。嗣後取史記荀孟同傳反覆讀之、凡法先法後性善性惡之異、與荀子非孟子之言、皆未嘗有也。其傳孟子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詩書仲尼之意。傳荀子則曰、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宛然志同道合者。則是子長發其端、而昌黎引其緒耳。韓非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

分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非之見何其淺也。涇渭合流、清者自清、濁者仍濁、未嘗混也。魚目混珠、愚者惑焉、明眼人豈爲其所欺哉。觀人者亦視其目力何如耳。太史公之傳孟荀、書其同而略其異、非異其異也。人見其異、太史公未見其異、人見其反、太史公未嘗見其反、其卓識豈可及耶。夫自其表觀之、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後王、孟子道性善、孟子言性惡、背道而馳、惡可同哉。若深論之、則先王者統古哲王而言之也、後王者先王之近己者也。近己則俗變相類、途轍易循、然而遠者非不可通其意也。綜衡古哲、擇善而從、則後王亦何不可取之有。不然、孔子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而不曰周因於夏與唐虞。孟子謂今之諸侯、莫若師文王、而不曰莫若師堯舜、莫若師禹湯何哉。孟子主性善、欲人保其性而毋爲惡、荀子主性惡、欲人化其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旨則一。易曰一致百慮、同歸殊塗、班固曰、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適相成也。韓昌黎並贊二儒、太史公以孟荀同傳、蓋即是意耳。蘇氏徒見其表、而妄訾之、豈不謬哉。吾嘗謂項羽列諸本紀、孔子列於世家、太史公之特識也、無識者或非之、今於荀卿傳有同感焉。

推荀立論妙有佐證是讀書有得者文筆亦清矯無塵

申包胥與楚逃賞

周士葵

伍子胥報父兄之仇、挾吳師敗楚入郢、凡在楚人、當莫不疾首痛心、謀驅吳而興楚也。無如志力不足、率皆徒喚奈何耳。申包胥與子胥誓言於先、子能覆楚、我必能興之、雖迫於一時之義憤、實發於忠愛之熱誠。迨昭王在隨、包胥果如秦乞師、立庭而哭、七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志堅氣壯、至誠足以感人。秦哀公爲之賦無衣、敗吳而復楚也固宜。夫謀興楚者或

有人、敢乞師者殆無人、乞師非難、哭庭而絕食實難、卓哉包胥。爲人所不能爲、可謂真愛國之賢士矣。然此猶不足見包胥之大也。昭王賞功、有功者受賞宜也。誠以驅除強敵、復興國土、宗社以保、人民以安、其功昭昭在人耳目間、初非覬覦名利者比。乃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其胸襟之高潔、氣量之正大、超出尋常萬萬矣。推包胥之意、豈不曰我楚人也、楚亡而我存、生不如死也。一息尙存、當謀恢復、力有不及、不惜出奇謀、受痛苦、志不少懈、終底於成。此國民應盡之天職、無足異者。迨國家再造、盡復舊觀、賞功雖爲隆施、而受賞實爲大恥。毅然逃去、免被譏評。偉哉包胥、不伐善、不矜功、輕榮利、守義理、豪傑之行、儼然聖賢之度矣。嗚呼、觀於包胥之興楚、可奮起吾人忠愛之真誠、觀於包胥之逃賞、可以泯除吾人貪爭之慾念。世有申包胥其人乎、爲之執鞭、所折肱焉。

忠憤之氣流蘇行間可佩可佩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八角

函購郵費酌加

主編者

國學書院第一院編纂組

北京北海團城

電話北局二七九三

發行者 潘壽岑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北京北新華街丙六號

電話三局三五七〇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代售處 各大書坊